

新地文藝叢書

劉

星著

界線以外

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界 線 以 外

劉 星 著



Ang Siu Lin

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

目次

界線以外	一
讀書人	一九
麗珍	三六
後記	一一一

界線以外

清婉從學校回來，進了房，放下書包，正想把衣服換一換，二房東何太太答答的敲了兩下房門，也不待她叫聲請，自己笑嘻嘻的推門進來了。

「李小姐，你的信。」何太太斜倚着房門，俏皮地眨一眨眼，扮個鬼臉，撅着嘴微笑。

「哦！」

說着，她看了信封上的筆跡，知道是文的信，心裏不禁盪着得意的漣漪，臉上自然現出了愉快的微笑，抬頭一望，何太太俏皮的正對着她笑，她臉上一熱，很不自然的，卻強裝鎮定的說：

「謝謝你。」

「謝謝是應該的，卻是不夠。李小姐！我天天替你收信送信，你以後要怎樣酬謝我

呢？」

「我請你看戲怎樣？」

「看戲太便宜了！我的意思是說，趕明兒你請喜酒時，可別忘了我這個義務的紅娘！」

「何太太真會開玩笑！」

何太太笑着帶上門出去。她急急的拿起信來就想拆，可是一轉念，她放下信，從抽屜裏拿出那把上圖工課「習教」時用的小剪刀，很細心地把信封剪開，把信抽出來。首先觸入眼簾的是「清婉同學」四個字——

「爲什麼每次總是要這樣稱呼呢？難道『同學』二字不放不行嗎？」這樣想着，她心裏有點不痛快，於是再看下去：

「你來信說你近來常感到寂寞，心裏有難言的苦悶與煩躁，好像缺少甚麼似的；我看了心裏非常不安。我想，這不是青年人所應該有的心情。你本來是我們班上最活潑，最愉快的一個，現在爲甚麼會陷在這種不必要的苦惱中？這大概是初到外地，朋友不多的緣故。我希望你能多交幾個要好的朋友，閒時大家談談或者到郊

外玩玩，或者作些有意義的遊戲；同時大家還可找些問題來討論，交換交換知識，這樣，你就不會感到寂寞與空虛了。這兒我給你寄上幾本小說，希望你能從這些小說中，更清楚的去認識人生，去體會生活的意義……」

「唉！他竟一些也不明白我的意思！」看了文的信，她失望地倒在床上，她所希望看到的字眼，在信中一絲也找不到，連篇累牘都是「讀書」、「研究學問」……難道這樣聰明的他，除了書本外，其他的事一些也不懂？

她從床上坐了起來，從抽屜中拿出信箋來，下意識的寫着：

「文：

你給我的小說不會使我更清楚的去體會生活的意義，反而使我更深的陷在苦惱中，我不知道，心裏缺少的是甚麼？——」

想想，她覺得不妥當。他每次來信既都稱「同學」，我破例稱他「文」，如果他會意到我的意思，那多難為情！於是她在「文」字下面加上「同學」二字，但是她又想了想，覺得所寫的活也不妥當。她想：這些話給他看到，一定會使他很難過。她不願文難過，於是她把信捏成一團，丟了，在另一頁信箋上寫着：

「文同學。」

我很高興接到你的信，——」

筆尖頓住了，再也接不下去。「高興」，她覺得自己簡直在騙自己。於是她覺得有說不盡的悵惘，想在信上發洩，卻無論如何沒有寫下的勇氣。她從前寫信給文，在字裏行間，常用了含蓄的言語，說出她心中洋溢的感情；但含蓄的話既不能使他體會到自己的心思，她又沒有坦白說出的勇氣，還有甚麼好說？

她重又倒在床上，手中捏着文的信，兩眼瞪着天花板，心裏似有把熊熊的烈火在燃燒着，把整個心熱得沸騰起來，慢慢地，這心溶解了，溶解了，只一會兒，又慢慢地聚合，交織成一個熟悉的臉孔：橢圓形的臉兒，嵌着兩顆爛爛發光的眼，這眼好像要看透整個世界的醜惡，閃着堅毅的光輝；眼上緊貼着兩撇又黑又密的眉。永遠梳不整齊的頭髮，配着天真的笑，十足是個帶傻氣的大孩子——文，她初中時的同學。

當清婉從小學升上初中那年，附近幾間小學也轉來許多新同學。文就是許多新同學中的一個。可是他卻等到大家上課了一個多星期，才突然插進班裏的座位。大家都覺得奇怪。後來據他自己說，他來唸書是不容易的，他的父親因家境不好，本想不給他唸初

中了；他探得入學考期，偷偷跑來投考；開學後，他再三請求父親給他唸初中，父親不但不答應，反而罵了他一場，說他太不會體念家裏的困難。最後幸虧得到一個朋友的協助，給他介紹到一間書局去幫忙，上午照樣可以去唸書，下午到書局裏做工，這樣，他才有了半工讀的機會，卻耽擱了一星期多的功課沒有上。

當級任余先生帶他到教室時，把他介紹給同學們後，他很有禮貌的向大家鞠個躬，臉上露出拘謹的笑容，帶着幾分傻氣，惹得許多女同學抿着嘴兒竊笑。等到他坐到位子上，發現同學們一個個盡瞪着他，不禁紅着臉低下了頭。

他第一次的作文，得到了余先生大大的讚許。那時因為同學們覺得他很有趣，一個個都和他有了交道。經余先生一說起，大家一致的要選他為級會學術股的副股長，他雖再三紅着臉推諉，同學們那裏肯放過他，他只好勉強答應了。這就是他和清婉合作的開始，因為清婉也因國文成績好，一向就負責級會學術股的工作。

他擔任了學術股的職務後，大家都覺得他的做事能力很强。他每天的時間除到書局工作外，剩下來的時間雖已不多，但他不但能把功課做得完完全全，每期壁報出版，他還能抽閒寫兩三篇稿，這一來，清婉可清閒得多了。起初因為他對壁報的工作不熟悉，

處處要請教她，可是漸漸的，他對工作有了頭緒後，就常別出心裁，想出了許多清婉所想不到之花樣，編排出來。這樣，他們的壁報一期比一期精彩，一期比一期受同學們的歡迎，連其他高班同學的壁報，相形之下，也不免黯然失色。因此他贏得了先生們的讚許，同學們的尊敬；尤其清婉對他更是佩服。

文不但國文成績好，英文、數學及其他學科在班中也沒有幾個可以望其項背，不比清婉除國文一科外，其他英文數學就沒有把握。於是清婉有時在工作之餘，常提出許多數學和英文的問題來請教他，他每次都有條有理的解釋得非常明白；有時先生上課時解釋不清楚的，他照樣能解釋得一清二楚。偶爾碰到他自己也不十分了解的問題，一經清婉提出，他便馬上會去找先生問個明白。如從先生那兒得不到滿意的解答，他回到書局後，也一定想法從參考書中去求解答，第二天便把答案告訴清婉。這樣，文無形中變成清婉的輔助老師了。

後來，同學們都知道了文肯替人解答難題，一逢功課上有不懂的問題，都圍過來找他幫忙，他照樣是有問必答的脾氣，從來沒有厭煩的表示，也不因此而自大起來，所以他更得到了全班同學的愛戴。其中只有一兩個比較狡猾的同學對他嫉妒，常找些不易解

答的問題去難他，他照樣很誠懇的去設法找答案，等到他沒法找到答案時，才說：「現在我不能解答，讓我找到答案後告訴你吧。」那些難他的同學看他的態度那麼溫和，再也不能不心軟了。

這樣，全校的人都漸漸曉得了文的名字。在初中二年級時，學生服務團就選他爲全校的學術股負責人了。他擔任了學術股後，就把全校各級的壁報排在一起，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內，一起出版，請老師爲評判員。按排版，內容，美術，抄寫等的優劣，加以評判，優勝的給以獎狀。於是大家都不甘落後，只要發現自己的壁報有了缺點，馬上加以改進。每期換版的時候，排壁報的那段走廊，滿滿的聚着同學們。五顏六色的插圖，有趣的漫畫，繽紛滿目，非常好看，影響同學們對國文方面的學習，興趣無形中大大提高。他於是進一步要求老師合作，出版校刊，只是先生們都怕麻煩，一味推諉，他很不滿意的在壁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發牢騷。

臨近初中畢業時候，他被選爲學生服務團的主席。就在這年的校慶日，他領導發動全校同學們獻金運動，替每個教室裝置了一個播音機，還替音樂室買了一架鋼琴。

在這三年間，和文接觸最多的當然是清婉——他們常在一起工作，一起學習，感情

很好，於是同學們常向他們打趣，說他們是「天生一對」，他每次都毫不介意的一笑了事，可是這種打趣在清婉聽來卻另有一番難言的滋味在心頭盪漾，常不免紅着臉，嬌羞地低了頭，這就更加惹起同學們向她打趣的興趣。她雖然覺得難爲情，心裏卻好像得到了安慰。同學們的打趣給她帶來了希望和信心。她覺得她不知在甚麼時候愛上了他，儘管他並不太漂亮，可是他能幹，他老實，他有一種許多男子所缺乏的無形的美，這美深深扣住了她的心弦。她相信，他也一定在偷偷的愛着她，雖然他從未向她表示過愛，但從他的言行舉止，她總覺得他對自己有種特別的親切感情。

週末或假日，他們常常相約出去遊玩或看戲。市郊那條幽靜的河畔，常常可發現他們的踪跡。有時他們雙雙坐在石橈上閒談，漫數着遠近的一眨一眨的漁火。有時文喜歡在這種時候和她討論工作計劃，或是和她談人生觀，或是討論書本中的問題。當他高興的時候，他會和她談男女戀愛問題，可是他卻從未向清婉表示過愛。

是臨畢業的前一晚，文又約清婉出來遊玩。他倆習慣地在河畔的石橈上坐了下來。

這時，河面靜靜的沒有一些聲息。清涼的晚風，很幽閒的漫步着，輕輕從他們身上掠過，好像來偷聽他們的談話似的。河面照例閃着一二盞微弱的漁火，替這幽靜的河畔平

添了不少詩意。忽然，從遠處傳來了陣汽艇卜卜的馬達聲，文指着那慢慢駛着的小船說：

「清婉！你喜歡船嗎？」

「喜歡。怎麼？」她有點奇怪的問。

「假如你是那隻小船，你有沒有單獨漂過大洋的勇氣？」

「有這種需要嗎？」

「也許吧！我想，總有一天，我們要像這條船一般駛到浪濤洶湧的大海去的，你怕吧？」

「不。我知道……」

「你知道甚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知道我不是孤獨的。我相信我已經得到了勇敢的伙伴。」

「哦，我但祝你順利地越過那千丈狂濤，到達美麗的彼岸。清婉！我們很快就要分手了，畢業後我大概暫時不能升學。但不要緊，過了一兩年，只要家境不太壞，我還可以去升學的。你有甚麼打算沒有？」

「我？」

「是的，你總該有個打算。」

「你覺得我能做甚麼事？」

「升學。」

「高中？」

「如果你有升大學的條件和願望，你當然應該唸高中，不然，我以為你不如去唸高師。目前這個社會，能給女子走的路太少了，除了教師和護士外，其他職業簡直沒有女子插足之地，即使插進去了，也多數得不到好的收穫。」

「那麼你贊成我唸高師？」

「我想唸高師對你是適合的。你有豐富的情感，工作的熱情，這正是孩子們所需要的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相信你可以成爲一個好教師。」

「那麼，我依你的話去唸高師，可是你呢？」

「我決定明年暫時去教書，希望一兩年後有再升學的機會。你不必替我操心。」

「畢業後我們將很難有機會在一起了。文！你不會忘記我們同窗三年之情吧？」

「爲甚麼說這種話？」

他緊握住她的手，她只感到從他手裏有股電流似的，直達心底，頓時整個心跳個不停。她想：他所要對我說的話，總該要說了吧？她不自覺地靠近了些，兩人的肩膀碰在一起了。

「別說這種話！我永遠是你的好朋友！」

他倆面對面，緊握住手，好久，好久，文放下了她的手，站起來說：

「回去吧！時候大概不早了。」

清婉所盼望聽到的話還是聽不到，不過文的帶電的手卻深深地撫摸着她的心，使她覺得文到底愛她，只是沒有說出來了！

第二年，文到一間小學教書去了，清婉則在I市某中學唸高師。他們離別後，書信來往很密，他們的感情並不因離開了而疏遠與隔膜。清婉每次給文寫信，總是充滿着感情，她常用含蓄的話，希望文能了解她的心。但文卻好像頑石一樣不能理會她的話，所以她有時免不了有點恨文起來，覺得文並不愛她，但他的信從來沒有間斷，到底給她不

少的安慰。空閒時，她把那隻噴過香水的精緻的小皮箱打開，拿出文歷來給她的一疊厚厚的信，細細的再看一遍又一遍，希望在字裏行間能找出一些愛的痕跡。可是沒有，他從來不會在信中露出半絲的愛意。

一天，正是清婉在高師第二學期放假的前一天，她在收拾行李，預備次日回家。

忽然接到文的電話，說他已來到本坡，等會兒要來看她。她一時喜得手足無措，恨不得馬上飛到文那兒去。回頭發覺房子裏因收拾衣服什物，弄得零零亂亂，才趕着把它整理一番。不久，文果然到了。

「文！我沒想到你會這時到來。」她興奮的說。

「是啊！我也是昨晚才決定的。我要到T市去，打這兒經過，順道來看看你。你大概這幾天內要回家了吧？」

「是的。可是現在你來了，我總該陪你玩玩，盡盡地主之誼，是不是？你不急急趕到T市吧？如果沒太重要的事，玩兩天總可以吧？我們難得有在一起的機會。」

「重要倒沒甚麼重要的事，只是無論如何，我明天一定得趕去。今晚在這過夜，下

午還有時間，希望你能陪我遊覽遊覽貴市的風景區如何？」文半開玩笑地說。

「當然奉陪！當然奉陪！哦！儘管說笑，你還沒吃中飯吧！我們到外面吃飯去怎樣？」

「經你這一提起，倒有點餓了。」

文笑着答。於是，清婉連忙到房間裏，換件漂亮的衣服，跟他興沖沖地走上街去。吃過飯，他們便到公園。

這時公園裏遊人寥寥無幾，只有一兩個學生模樣的孩子在湖邊釣魚。偶而也來了一二個遊人，也只是晃一晃就走了。這時的公園，竟好像是他們獨有的天地。

「你剛才說要到T市去，有甚麼事嗎？」

「去看一個人。」

「你的親戚？」

「不，是朋友。很要好的朋友。」

「男的？」

「女的。」

清婉問到這裏，心上好像突然壓上一塊大石，沉重得非常難受。很要好的朋友？女的？難道他除了我還有更要好的女朋友？滿腹狐疑，卻又不方便往下追問，因為這樣一來，未免顯得自己胸懷太狹，不能容人，但不問個清楚，心裏總不好受，一時卻又找不到恰當的話問下去。好久，她才努力鎮定了自己，邊走邊滿不在乎的用試探的口吻說：「看朋友大可不必像趕集那麼忙，爲甚麼你說明天非走不可呢？不是趕去給她做生日吧？」

「不。她病了，我得趕去看她。」

「不太嚴重吧？」

「不知道。她哥哥寄信給我，說是患了慢性的盲腸炎，現在醫院裏。我看了心裏非常不安，無論如何得在她未開刀前去看她。」

「據說盲腸炎是沒甚麼危險的，開刀後就會好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可是我也很久不和她見面了，我希望能早些看到她。」

「看樣子你們的關係倒是相當深的。你很關心她！」她說這話時，聲音已有些自然。可是文低着頭，沉在思維中，沒有發現。

「是的，她是我小學時代的同學，也是鄰居。我們一塊長大的，我很關心她，因為……因為……我……愛她。」

「你——愛——她，哦！」

這話正好像晴空一聲霹靂，正劈在清婉的頭上，使她頓時失去了控制的能力，頹然立住了，身子欹靠着路旁的一株樹幹，彷彿沒有這樹的支持就會軟弱地跌倒。眼前猶如一陣大霧，霧裏天地在顫動着，旋轉着……

文一時也不知該怎麼好，他是不會想到清婉有這種舉動的；他一直以為清婉心目中的自己也正好像自己心目中的她一樣。他從未想到自己的影子在清婉心裏所生的根是多麼深固。

「你愛……她……你……」清婉喘着氣說，掙扎着要站起來，文把她扶着，在草地上坐下，不肯放她走。

「清婉，你……你……我沒有想到……我總以為……」

「你以為甚麼？」

「我以為你知道我有了愛人，一定會很高興，因為我一向把你當作最要好的朋友，

可是，可是……唉，只怪我沒有早把這事告訴你。」

「高興？哦！是的，我很高興。」她帶泣的聲音說。

「清婉！原諒我，我對你不起。只恨我竟糊塗了這麼兩三年，我還不能完全了解你的心！我不該讓你爲了我，心靈受到這意外的折磨，我……我……清婉，原諒我！」

「不！是你應該原諒我，我太不懂事了。我慚愧和你做了三年同學，我對你的了解太少了。我……我……我偷偷愛上了你，我以爲你也一定偷偷愛着我。現在我才知道我錯了！我錯了！你只把我當作一個普通的朋友，你並不會愛我！」

「不！我愛你。」

「甚麼？你愛我？」她忿忿地：「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，你簡直是在污辱我。要不是看在我們幾年同學的情分上，我要打你一個耳光。」

「清婉！請你冷靜點好嗎？你把愛的範圍看得太小了。你只把愛限於男女之間的戀愛。愛是不應該被圍在這麼小的圈子裏的，只是戀愛能把愛表現得更突出，更複什吧了。例如父母對子女的慈愛，朋友之間的友愛，以至於對全人類的博愛，你能說這不是愛嗎？我爲甚麼不可愛你？只是這愛是崇高的，純潔的友愛，不是限於男女之間的戀

愛。假如我不愛你，我不會跟你做這麼久的朋友；假如我不愛你，我今天更不會來看你。許多人都以為男女之間只有戀愛，不可能有友愛，這是錯的！同性之間既可純潔的友愛，為甚麼異性之間不能呢？清婉！你不會以為我的話是錯的？」

清婉低着頭，靜聽着文的話，一滴滴的眼淚，無聲地落在草葉上，把葉上的積塵滴得斑斑駁駁的。

文輕輕地拉着她的手，很溫柔的低聲叫着：

「清婉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清婉！你不會怪我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說，你原諒我。」

清婉慢慢抬起頭，眼眶裏還逗着兩顆晶瑩的淚珠，激動地說：

「是的！我現在明白了。文！謝謝你對我所說的話。我很高興我能有像你這樣一個真誠的朋友！我雖然得不到你的愛，可是我到底從你那兒得到了不易得的最崇高寶貴真

誠的友愛！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今天所給我說的話！來！這是我們崇高的友愛的最高表示！

他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，兩人的臉上都現出了春陽般燦爛的笑容。

吱吱的小鳥，拍撲着翅膀在樹蔭上跳躍着。偶然有些遊客從那路上經過，誰都不免向他倆投射着羨慕的眼光，以爲他們是對熱戀中的愛人。但他們那裏知道他們之間的愛，是界線以外的情感，純潔而高貴的呢！

一九五四年五月

讀書人

學期結束了，他又得回到他鄉村中的家去。

人總是矛盾的，學校生活過得膩了，好容易來了假期，總希望回家好好的渡假，使那長久被書本擾得昏沉沉的腦袋，得到相當的休息。但每一想起回家後所引起的沉悶與無聊，他卻有點躊躇不前了。

然而，他一起家中慈和的父母親，勤謹和睦的兄弟姐妹們，他卻又恨不得馬上回到家去。再說，假期如果 không 回家，在外的開費，比上課時期還要大。他的父母親，胼手胝足，日夜操勞，勤樸節儉，養活一家，已是不易。只因爲父母看他是一個可以栽培的孩子，不忍看他失學，硬着頭皮，緊着肚皮給他出埠念書，不知用了多少心血。他豈能因貪圖自己的快樂，增加父母的負擔呢？

於是，他重又懷着一顆矛盾沉重的心，踏上歸程。

在火車上，他靜靜的枯坐着，想着心事。

他回想起每次他回家時，弟妹們遠遠看見他的影子，就都飛也似的跑過來搶他的行李，拉他的手，邊走邊跳的叫着：「二哥回來了！二哥回來了！」他那時心裏的感受，決不是別人從想像中所能體會到的。年老的父母親，看見他回來，雖不似弟妹們那麼熱切的呼叫，但從他們心底發出來的歡愉的微笑，他知道父母親是多麼高興看見他回來。「你回來了，成績可好嗎？」這是母親每次一見他的面時，所必先問的話。他是多麼高興能聽到這簡單的，卻是蘊藏着無窮的慈愛的話啊！

但是，他再想下去，心裏卻又悶悶不樂起來。那又矮又小的木屋，又昏又暗，屋前屋後，到處是穢溝污渠，雞屎狗糞的臭味，實在叫他過不慣。而他卻得在這樣環境中，渡過那漫長的假期。每當正午，烈火似的太陽，晒在白鋅板上，把整個屋子蒸得熱騰騰的。人坐在裏面，就好像囚在蒸籠中那麼難受。

他是很好學的。平日爲了要應付功課，沒有足夠的時間閱讀課外書籍。假期中，常常下着決心，要好好利用假期多看點書；但每次都不能做到。回到家裏，在那麼不堪的

環境裏，他一本書也不會好好的閱讀過。這常使他非常懊悔，懊悔他不該回到這麼不適合於他的家來。

還有，啊！那是頂使他苦惱的。每天，他的父母親早早起身，母親趕着煮好飯，將昨晚留下的兩條「三牙」鹹魚，在飯鍋裏蒸一蒸，草草送飯吃了，就背着鋤頭耙子，畚箕籬子，到田裏去了。弟妹們也很早起，起身後，養雞的，屋前屋後澆菜的，洗衣的，斫柴的，忙個不了。只有他，每天都得七點過後才起床，洗過臉後，妹妹已經泡好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，還有幾塊餅乾，那是特別爲他預備的早點。這時，弟妹們把家裏的事幹完後，也都陸續下田去了，只剩他一個人，默默的喝着咖啡，啃着餅乾，心裏卻感到難言的羞慚。「我難道真比他們特殊麼？我有甚麼資格享用這咖啡和餅乾？弟妹們不是只用點粗飯就工作去麼？我沒有工作，我卻要吃這些他們所吃不到的東西！」他想着，想着，他再也嚥不下去了。他暗暗罵自己是家裏的蛀蟲，他不是人啊！

「沙沙——沙沙——格格——格」妹妹在後廚房刮鍋的聲音，陣陣傳來，他心裏更難過了。

「亞蓉！亞蓉！你出來！」他向廚房喊着，心裏卜卜的跳，連自己也不明白那是爲

甚麼。

「甚麼事呀，二哥？」妹妹從廚房裏跑出來，身上圍着條污了一大截的白布巾，笑着問。

「呵！蓉！爸媽呢？」他明知爸媽已下田去，但除此，他再也找不出第二句適當的話好對他妹妹說。

「他們早到田裏去了，你找他們幹嗎！」她微帶奇怪的問。

「沒，沒甚麼！哦，怎麼弟妹們也不見了！」

「他們也都到芭裏打菸芽去了。」

「哦！」他低下頭。沉思着。

「沒事了吧？」他妹妹說着，預備走了。

「哦，不！妹妹！你在後面做甚麼？」他趕快叫住她。

「刮鍋嗎！等會菸採回來，還要串菸，就沒工夫了。爐灶子髒，人家要笑的。」

「蓉！你用過早點沒有？」

「用過了，那等到這麼遲呢！」

「你來，這餅乾我不想吃，你吃吧？」

「你怎不吃呢？我吃過了。」

「我不想吃，你吃吧！對了，還有飯嗎？」

「你想吃飯？可沒菜呢！媽媽說怕你回家早上吃飯吃不慣，特地買了咖啡粉和餅乾，預備你放假回來吃的。你怎麼也想吃飯？」

「是呀，大家吃飯可不是又有趣又省事嗎？而且換換口味也是好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明天我就不再沖咖啡。如果你吃不慣，你再告訴我吧。哦，我忙呢，你自己吃吧！」

「不！妹妹！你來吃，我不吃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把餅乾收起，留着拐弟妹妹吧；我肚飽，不想吃。」

她於是從食廚上拿下餅乾，把餅乾藏好，又回廚房去了。

他於是又陷入了沉思中了……

想着，想着，他好像回到了家中。他最大的，也是他最喜歡的妹妹——蓉的黃瘦的臉孔又浮上他的腦中了。她是那麼謙和，勤謹，她的年紀比他小，但從各方面看，她簡

直是他的姐姐。她關心他，照顧他的週到，除母親以外，是沒有第二人可比的了。他在這學期初離家返校時，曾下了個決心，要在假期回家時買一兩件她所喜歡的東西給她。於是，他每日車也不乘，徒步上學，預備將省下的車錢買東西送給妹妹。可是，在學期待終時，同學們發動獻金南大運動時，他興奮地將所節省下來的七元多，全部捐了出去，一時卻忘了他買東西送給妹妹的心願。如今想起來，心裏不免有點懊悔。「妹妹不曉得知道不知道我曾下決心買東西送她，而今卻落了空。」這麼想着，心裏更難過起來。

於是，他又繼續回想着上個假期的生活——之後，他每天早晨就跟着大家早起，跟着大家吃飯送鹹魚，起初幾天裏，他的確不慣；又黃又粗糙的大肚米，本來就已難吃，而又連一點菜也沒有，使他簡直無法下嚥，但他不忍說出，耐着性子吃。母親好像發覺了，第二天的早餐，於是多了一小碟鹹菜和一碗冬菜湯。

飯後大家下田工作去了，他留在家沒事做，於是看書，寫作。但是他看見左鄰右舍的人，男女老少，一個個都到田裏去了，留在家裏的，除非是病了，或者是殘廢的，不然也是一天忙到夜的。他既不病，又不殘廢，如今卻閒在家裏，他豈不也得排入病人和

殘廢者的行列中去？

他的心於是動起來了。他要和大家一樣，到田裏勞作去。他不願做假病人。但一個念頭襲擊上來了：「我是高中生。我是讀書人。這工作不是我所應該做的。我所應該做的只是讀書，研究學問。我在學校裏已經有很好的成績，我應該加倍用功才行。因為不這樣，我就不能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。人，一生勞碌，日夜奔波，他生存着，世人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生存着；他死了，對於人類，對於宇宙，半點沒有影響。這麼樣默默的生，默默的死，人生有甚麼意義呢？我不願默默的生，默默的死，我要的是多彩燦爛的人生，所以我要幹一番事業。我豈可平白虛耗我寶貴的生命於隴畝阡陌之間，做個默默無聞的庸人呢？」但是，蒸籠似的屋子，使他實在無法作功課。苦悶，無聊，重重的壓着他，使他透不過氣來。他於是轉念頭：「耕作難道是卑下的事麼？難道我果真比他們高貴麼？他們天天在田中操作，我難道不該去幫個忙麼？我有完好的身體，我可以和他們一樣操作，我有甚麼理由要坐着受家人供養？我平常求學的費用，全由家人辛苦操作來維持，假期是我唯一可以幫忙家庭的時候，我怎能在家休閒？我能有機會出埠念書，固然是因為我的成績不差，上進心切，但是，要不是靠家人勤勞操作，我又怎能

有這機會？如今我念了高中——竟自以爲是特殊階級，我是多麼鄙卑可恥啊！」

就這樣，他內心天天在激烈的戰鬥着。他要決定自己這個人到底是「平常」的還是「特殊」的。他曾經看過不少書，他有滿肚子的理論；這許多書本堆砌起來，漸漸成了一座高台，他於是站在這高台上，看着台下的羣衆，操勞着，生活着，像演戲一般。只因爲他的台高了些，他無論用多大的眼力，也不能看得清楚，模模糊糊的只能知道台下的人不停的在動作着，卻不能知道他們的生活底細，看不清他們的真面目。於是，他想從台上下來，到羣衆中去，卻又怕地下的污泥沾穢了他的衣褲；鋤聲，斧聲，還有他從不會聽過的怪聲，擾亂了他的幻想。

經過了整整兩週的時間，內心經過了一場更激烈的戰鬥，他批判了自己的錯誤觀念。他知道這樣整日呆在家裏發悶是可卑的，他決心和家人到田裏去。

第二日，他的早起引起父母親大大的奇怪。大家用餐時，他也跟着隨便吃了些，然後告訴大家說，他也想到田裏去給大家幫忙。兄弟姐妹們聽了他的話，雖然感到興奮，但也同時認爲那不是他所應該做的事，因爲他所應該做的，就是在書本上用工夫。他的父母親更以爲叫他到田裏去，不只是沾辱了他的身份，實在是表示自己的無能。在兄

弟姐妹羣中，他是特別謹慎，和氣，也是最聰明的一個，爲了不使他的聰明埋沒，他們情願家人辛苦些，省錢給他求學，而他也不負衆望，不但每年名列前茅，得到師友的敬重，同時，他的品行的優良，難得的服務精神，做事的負責，也是深受師友的稱許的。如今好不容易給他念到高中，他正該珍惜這寶貴的時間，好好的讀書，叫他到田裏去，那怎對得起他的聰明？怎對得起他們辛苦栽培他的苦心呢？而且，鄰人們知道了他們連一個讀上這麼許多年書的兒子，也要他到田裏做活的時候，將怎樣在暗地裏責怪他們呢？他們用了這麼許多心血栽培了他，他們不能叫他仍舊那麼沒出息，在田隴間埋沒一世。父母親把這番道理告訴他，他起初也很以爲有些道理，但他過後很快也就看出了其中的錯誤。

他說：「工作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。工作沒有貴賤之分，只要是可以勝任的工作，誰都可以做。我在家裏，本想用點功，只是家裏太熱了，要用功也不行。橫豎在家苦熱無聊更難受，倒不如到田裏走走，心裏也好過些。再說，在學校裏難得有機會好好的被陽光晒晒，前次衛生局派人到校檢查體格時，也說我的身體弱，該晒晒太陽，我正好利用這機會鍛鍊鍛鍊身體呢！」

父母親說：「要鍛鍊身體，如果一定要晒陽光的話，那麼留在家裏，屋前屋後看看菜苗不也可以晒太陽麼？何必到田裏去呢？田裏無遮蓋，辛苦了也沒地方休息的。」

他說：「田裏不是到處都有樹麼？樹蔭就是最好的休息處了。我到田裏去，一方面可以幫幫忙，另方面也可到田裏看看風光呢？」

父母拗他不過，只好答應了，但是不許他帶鋤頭去鋤田，只許他幫着打菸芽或耙耙草。他高興極了，他想不到學校裏的辯論課，今天居然有了實用。他於是拿起耙子，畚箕，籃子等，懷着興奮的心情，到田裏去了。

到了田裏，大家分頭做自己的事去了，他也跟着大家一齊動手。打菸芽，耙草，之後又嘗試着鋤地。他起初做得非常興奮，但挨了二三個鐘頭後，他漸漸的感到有點不支了，心裏卻是不好說出。後來他實在沒法支持了，只好託故喝茶，到大樹下休息一會。誰知頓時腦袋竟好像幾千斤重似的，口裏直是想吐，眼前朦朦朧朧的好像隔了層白霧，甚麼東西都看不清楚了。忽的只聽得咯咯的幾聲，他把早晨吃下的飯已全部吐滿地上。父母親和兄弟姐妹們圍攏來了，看見他的一張臉竟白紙樣的沒一點血色，一時都驚嚇作一團。母親趕着掀起他的衣，在背上給他上下揉擦，一面又倒了開水，要他喝了幾杯，

才稍微可以定一定神，他哥哥於是用腳車將他載回去了。

之後，他在床上足足躺了個把星期，病才漸漸好起來，人卻瘦弱了許多。在他病中，左鄰右舍，大家都來看過他，一來總少不了責怪他母親不該讓他這樣柔弱的讀書人到田裏去。他母親每次也都用非常懊悔歉仄的口氣，承認自己不力阻他下田的錯誤。他躺在床上，這些話就好像毒針似的刺着他的心，「柔弱的讀書人」，他想起這句話，心裏就難過得眼淚也流了出來。……

如今，他又將回到他家裏去了。這一幕幕令他傷心羞愧的事，重又在眼前出現。這樣的事情，是否有重演的可能？他想着，想着，心裏更加沉重了。

火車到了站，下車後改乘巴士，不一會就到家了。

年幼的弟妹，正在門前作造房子的遊戲，遠遠看見了他的影子，一跑三跳的馬上飛奔過來，爭着搶拿他的行李袋，口裏高嚷着：「二哥回來了，二哥回來了！」歡歡喜喜的，跟着他進了門。

爸媽和年長的弟妹都還在田裏沒回來，只剩下蓉妹在後門外擦木薯，預備晒乾了餵

雞的。一聽到他回來了，馬上放下工作，到前面來，一面用長袖子擦着口，一面說：

「二哥！你回來啦！媽以爲你前兩天就會回來了，特別舂了一千的糯米，預備你回家時做糕子吃，卻等你不回來，害得弟妹們整天吵着要糕吃。」

「是的，只因有點事沒弄妥當，所以遲了幾天。」他笑着說。

「二哥！你吃過沒有？我弄點東西你吃吃。」說着，她將他手中拿着的小書篋，接了過去。

「我吃點冷飯好了。」

「那我煎個蛋去。」

說着，她走了，忽的卻又像是一件事，於是回過頭來說：

「二哥！你考第幾名？弟妹們都考得不錯，都在十名之內呢。」

「等會告訴你吧，我想先洗個澡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這個下午，他和妹妹蓉談了許多話。妹妹知道他又考到第一名時，可真高興得不得了。當他告訴她說，他明年也許可以得到獎學金時，妹妹眼中所流露的快樂興奮的光，

他是從未見過的。

六點多，田裏的都回來了。他們的影子在遠處一出現，年幼的弟妹早已飛奔過去，通報消息了。大家知道他已回家，都高興得甚麼似的，一齊加快了腳步。老人家油黯黯的瘦臉上，在夕陽的餘暉映照之下微笑着，閃着快樂的光彩。

他知道爸媽回來了，和蓉一齊站在門口，看看老人家走近了，便趕着迎了上去叫聲「爸，媽。」老人家眼看着分別多時的兒子，如今又回來了，他們心裏的高興，使他們忘了整日勞苦的疲倦了。

這一夜，他們的晚餐，是比平日豐富多了。父母親是問寒問暖，「在外小心」的話，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說着。兄弟姐妹們卻是你一句我一句，少不了都是問些在外風光的事，最令大家高興的，當然是他考第一名和明年有得獎學金的希望的消息。

這「天倫之樂」，不是我這枝禿筆所能盡述的。

在家裏呆了兩天，和從前一樣，苦悶，無聊很快的困縛着他。他於是又想到下田的事上去。但他一時卻沒有勇氣開口，因為他知道，父母親是再也不會隨便讓他到田裏去

的了。但在家裏呆着，那苦悶與無聊是頂難受的，無論如何，他不能因上個假期的意外而氣餒，他總得設法到田裏去。

直接向父母親說明要下田工作，父母親一定不會答應。於是有一天早晨，他告訴父母親說，他想到田裏釣魚去。既然是去釣魚，老人家以爲那並非辛苦的事，也就答應了。

他背着釣竿，拿着籃子出發。弟妹們看見哥哥喜歡釣魚，也都紛紛找了竹竿與釣子，預備到田裏後，偷空一齊釣去。他們於是好像古時的軍隊似的，手執長矛似的釣竿，高高興興的出發。

到了田裏，他和着弟妹們，到河邊將釣子安放在適當的位置後，弟妹們忙着要打菸芽去，他於是放下釣，對弟妹們說，他也要打菸芽去，就一同去了。

父母親在田的另一角鋤地，當然不會曉得他在打菸芽。弟妹們非常高興，很熱心的都過來指示他打菸芽的方法，告訴他要怎樣扶持菸桿，才不致斷折，怎樣的菸桿，內有蛀蟲，要怎樣才能將蟲剖出，他工作得興奮極了。

回家吃午飯的時候，他們順道去看釣，可連一條魚也沒有，他於是告訴弟妹們，把

釣仍舊放在原處，下午再來看。這樣，他下午能有借口重到田裏來。

弟妹們一到家，就把他幫忙打菸芽的事向父母親宣佈。父母親看見他並沒甚麼，也就笑着只關照他說，他沒晒慣，不可晒太久，免得又弄出毛病來。

下午，他仍舊到田裏去，因為菸芽已打完，他於是和弟妹們一齊耙草，扛木，燒泥灰，直到六點多鐘才回家。

那晚，他興奮得很，晚飯後大家在門前乘涼，他很高興的說了好幾個勞動工人的故事給弟妹們聽。臨睡時，他摸着自己因扛木弄粗了的肩，摸擦着晒黑了的手臂，他記起了「柔弱的讀書人」，他心裏哼哼的說：「看看吧，我可真是柔弱的讀書人？」

此後，他差不多天天都到田裏去，而且不只做做輕工而已，鋤地，開溝，斫樹，漸漸的他甚麼都能做了。父母親看見他做得那麼高興，而且因為工作，他的皮膚已是晒得黑黯黯的，比往日好看得多，眼睛也比往日亮得多，有光彩得多了，顯然的，他是比往日健康得多了。全家的人，都暗暗替他高興，而他自己內心的愉快，是他從未享受過的。

尤其令他高興的是，從前他假期回家，鄰人有時雖到他家裏來，但總似乎把他當作

「了不起」的人，和他交談時，態度總不自然。他雖然想盡各種方法和他們做朋友，他們卻似乎沒有勇氣和他來往，這使他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。如今，他常常和他們一起工作，一起談笑，他們漸漸的再也不以爲他是了不起的人了，和他說話時，也漸漸沒有了忸怩的窘態了。他們已經把他當作一個可親的朋友了。

只有一點，當他一和他們談起文字上的問題時，因爲大家自認不如他，臉上都不禁露出羞愧的神色，使他非常不安。

於是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。一天晚上，他把鄰里的青年朋友都請了來，告訴大家說他想組織一個讀書會，利用晚上閒暇的時間，大家可以在一起讀書，一起寫字，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提出來，大家討論。不論誰，只要懂的，都可代爲解答，他自己讀書比較多幾年，他希望他能夠將所學的東西，教給大家。

當然，大家都非常贊成，他們的讀書會，就在大家興奮熱烈的籌劃下，數日內就組成了。努力勞動，用功學習，他們的生活從枯燥無味中一變而成充滿樂趣，活潑，多彩。

「到羣衆中去」，他如今才明白這句話是多麼重要。從前，他的家雖然是耕作，他

卻一直生活在圈子外面。他完全不清楚，不了解這種生活的真情實態，他更不能知道這種生活的味兒。他在學校裏先生曾有一次出了個以農民生活爲題材的作文題目，也自以爲自己出自農家，材料很多，毫不考慮的拿起筆就寫，卻只開頭寫了幾句，就再也沒有東西可寫了。

如今，一個美麗的境界，展現在他眼前，他深深地體會到勞動生活的意義和樂趣。這是第一次，他感到家庭真正的可愛。他已不再感到假期生活的無聊苦悶，反而深深熱愛上這充滿樂趣的假期生活了。

一九五五年正月

麗珍

週末的晚上，按照向來的習慣，即使卷子疊得山般高，也不批改的。在平日，每天上午要上課，下午大部分時間花在批改學生作業上面，晚上還得上課，簡直就忙得透不過氣來。只有週末這一天，晚上不必上課，正好利用這一週中難得的一個晚上，偷閒一下。所以每逢週末，我總不肯輕輕放過，不是去看場電影，就是去找朋友聊聊天，難得呆在宿舍裏。有時，和朋友談得倦了，就各自騎着腳車，到郊外兜圈子去，順便呼吸清新的空氣。在昏黃的暮色下，蹲伏着幢幢的房舍，稀稀落落的散佈着的矮樹，在晚風中搖曳着。置身在這柔和幽靜的環境中，腦中積了一星期的污氣，一時都消失得乾乾淨淨了，這實在是人生樂趣之一。

今天又是週末了，因為已約定和老黃一道去看夜場電影，所以我沒有出去。等人的時間是最難打發的。吃過晚飯之後，滿以為老黃一會就來，我們可以一起先

到郊外兜幾圈，時間到了再看戲。可是老黃卻好像新娘子似的，左等右等都沒有來。悶得無聊，不如找本書消磨消磨時間。這麼想着，我已走到書架下面了，當我正想從書架上拿書時，猛然發現滿書架的書，因為久未整理，都已積滿了塵埃，亂七八糟的歪斜着。於是，我決計趁空整理一番。

我先把所有的書，全部搬下來；把架子掃乾淨後，就着手一本本的把書上的積塵拍掉，再放回架上。

當我正在拍着一本特別多塵的書時，驀地「答」的一聲，從書內跌出了一張微帶黃色的照片。我好奇地檢起一看，原來正是我久以為已經遺失了的麗珍的照片。我再看看那本書，正是麗珍臨別時送我的「娜拉」。我把那照片在書上彈了幾下，一時乾淨多了。這照片雖然因為沒有好好地保存而變成微黃色了，可是還好，麗珍那帶笑的臉龐，到底還一點不模糊。我珍貴地把它拿在手中，細細端詳着她清秀的笑臉，她的影子很快又浮現在我腦海中了。

我認識她還是兩年前的事。

那時我在K市C中學念高中。因為學校裏沒有學生宿舍，我們這些外坡來的同學，只好自己在外找房子住。我本來是和幾個同學同住在××路的，可是因為離學校遠了些，往來非常不便，所以我們決定搬家，各人分頭去找自己喜歡的地方。

我的朋友陸君告訴我說，離學校不遠的T路，有座三層洋房有個房間出租。據他說，二房東是個教員，人還不錯。水火的供給也方便自由。因為同樓住的人不多，所以還算清靜，很適於讀書。最重要的，因為是後房，又不很大，所以房租不貴，每月只要三十元，如果只有一個人住，還可減到二十元；如果要在二房東那兒寄食，膳費每月四十元，也不算貴。

找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要找個適合讀書的房子，那就更難了。這房子既具備了這麼多適合讀書的條件，實在不應輕意放過，所以我自己也沒有先去看看，就叫陸君替我定下來了。

於是在一個星期日的早上，我叫了一輛的士，把幾件簡單的行李，分裝在兩個皮篋內，另外又裝了一木箱的書籍，由陸君陪着，直向我的新居駛去。

遠遠望見高聳着一排新式三層洋房。陸君告訴我說，在中間那間就是了。從外面看

去，潔白的牆壁，整齊好看的淡藍色玻璃窗，平平的屋頂，圍繞着二尺多高的鐵條欄杆，那該是晚上乘涼用的露台了。屋前疏疏的種着幾棵枝葉繁茂的樹，樹前躺着一條直直的潔淨的馬路，路上車輛不多，只寥寥的走着幾個行人和推車的或挑擔的，沿路叫賣的小販。

「這地方倒是不錯的。」我對陸君說。

「唔！不錯吧。」

說着，我們已到了中間那間洋房的門前了。我們下了車，把皮篋和書搬了下來，付過錢，的士「都」的一聲去了。於是我們各提了一個皮篋，陸君在前，我在後，直上三樓。

門關着，陸君用手敲了幾下，一陣答答的脚步聲響到門前來了。「呀」的一聲，門開了，我們的前面站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好看的女孩子。

「你先生找誰？」她問。

「我們是租房來的。請問陳先生在家嗎？」陸君很有禮貌的說明來意。

「他不在家。」

「那麼，陳太太呢？」

「請你等一等，我叫她去。」

她回身走了，只聽她叫了幾聲「陳太太，陳太太」後，一個穿着整齊雅潔的少婦很快的迎出來了。

「哦！原來是陸先生，這位就是你所說的劉先生吧？」她說着，很有禮貌的微笑着向我點點頭，我微笑着也點點頭。

「是的，他今天搬來了。陳先生不在家嗎？」

「他出去了，不要緊的，你們就請把行李搬進來吧。」

「好的好的。」

說着，她領着我們到後面一間房子去。房門開着，牆壁地板都很乾淨，好像是洗過不久似的。房子雖不很大，也不太小。靠天井開着一個大窗，所以房裏一點也不暗。窗前擺着一張寫字台，房子左邊擺一張單人木床，床上卻空空的甚麼也沒有，可見是沒人睡的。

我們把皮篋拿進房裏，回頭看見陳太太還站在門口，我向她點點頭，表示感謝。

「房裏大概不很乾淨，我來替你們打掃打掃吧？」她說。

「哦！不必了，謝謝你，等會我自己來好了。」我說。

「那麼，你們就休息一會吧，如果有甚麼東西不夠用的，只管問我要好了。」說着，她又點點頭走了。

「陳太太的人倒不錯。」我小聲對陸君說。

「唔！應該這麼說，對了，你還有一箱書丟在下面，我去替你拿上來。」他於是下樓去了。

我站在窗口，遠望出去，只見屋後稀稀落落的還有許多房子。再遠一些，有個小山，山上長着青綠的矮樹，樹下隱隱的似乎有好多孩子在玩。

門「答答」的響了兩下，回頭一看，陳太太左手裏抱着一條被褥，右手拿着一盞台燈，正站在門口。

「劉先生！你大概沒有帶這些來吧？我這兒也用不着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就將就用着吧。」

「哪——陳太太，謝謝你了。」我真不知要怎麼說才好。我把她手中的東西接過

來，放在床上，我只覺得臉孔熱熱的不自然。

一會，陸君抱着書籍，滿頭大汗，脚步歪歪斜斜的上來了。他看見了床上的被褥，問道：

「這是陳太太拿來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真福氣，有個這麼好的房東太太。」他放下書籍，摸出手帕來，一面揩汗，一面俏皮地向我扮着鬼臉說。

「噓！小聲點，人家會聽見的。」

歇了一會，陸君辭別回去了。房裏只剩下了我一個人，對這新的環境，雖然覺得有種「新鮮」的趣味，可是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呆在這生疏的房裏，一個熟人也沒有，卻不免有種空虛寂寞的感覺。

我把房子稍微收拾一下，把衣服書籍和雜物放在適宜的角落，又把陳太太拿來的被褥在床上攤好，一時沒有甚麼好做了。

枯坐無聊，不如趁空對這新的環境，先行「考察」一下，免得等會尿出了才去問人

家廁所在那兒，頂不好意思的。

我先到後面看看，後面是廚房。廚房旁邊是廁所和澡房。後門打開，有條螺旋梯，下通樓下，上通露台。我沿梯上去只見露台上晒滿衣服，熱烘烘的沒甚麼好玩。於是我不來了，折到客廳看看，客廳裏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；客廳的牆上，掛滿照片；客廳中間擺着一張圓桌，桌上供着瓶紙花，遠看倒像是真的，花瓶旁躺着一份報紙，拿起一看，是當天的，於是我坐在桌旁的靠椅上，悠閒地看起報紙來了。

不久，只聽得一陣答答的脚步聲從樓下響上來，我以為是陳先生回來了。門開後，上來了一個少女，卻正是早上那個替我們開門的。我因為還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所以只點着頭和她打個招呼，她點着頭，笑一笑後，就進客廳側旁那間房裏去了。

又是一陣脚步聲，上來的是陳太太。

「劉先生！你洗過澡了吧？後面廚房旁邊就是澡房。」她看見我在看報紙，於是停了脚步對我說。

「謝謝你，我知道了。哦！陳太太！我叫劉一明，我還在念書，你以後請叫我的名字好了。」

「念書就不可稱先生嗎？」她笑着說。

「不是這麼說，我總覺得不習慣。」說着，我把話題一轉，「陳太太！這三樓就只你們一家人住嗎？很靜的。」

「不，前面這間房住着幾個念英文的學生。客廳側旁這間住着母女兩個人。你隔壁那間比較小的房子，是我的妹妹住的。因為日裏大家很少在家而又沒有孩子，所以不免冷靜些。」

不久，陳先生回來了，陳太太把我已搬來住的事告訴他後，他很高興的和我握了握手，免不了又寒暄了一陣。

我在這三樓住了一星期了。我奇怪地發現，這三樓的房客之間，瀰漫着一股窒人的悶氣，這股不平常的氣息，使得這本來就已很冷靜的三樓，更冷靜得怕人。

前樓幾個念英文的學生，每天放學回家，洗過澡後，常常都是出去的，很少在家。晚上大概都在九點過後，才能回來。

陳太太的妹妹，據說是在一間影戲院售票的。每天至少九點過後才起床，然後打扮

得花枝招展的出去，五點鐘過後回來匆匆用過晚餐，又出去了，這一出去，至少要到晚上十二點敲過才回來。

客廳側那間大房住着的母女兩人，做母親的尤其是個不可理解的人：年紀大概四十開外，又高又瘦，微帶皺紋的，白白的長臉，一雙又斜又大的眼睛，閃着奇怪的兇光，給那張長臉增加了不少殺氣，冷酷非常。她看人家從來就是逼着雙利眼，直瞪着，好似要把你吞下去似的，跑起路來，總是一搖三擺的。看見她，馬上使你聯想到戲台上的三姑六婆那一型的人。

白天，她差不多一直就躺在房中，把房門緊閉着。高興時，她會到廚房裏幫她的女兒燒飯，於是廚房裏頓時熱鬧起來了，潑水聲，碗碟碰碰聲，喝罵聲夾着「哼哼」的長嘆聲，於是這一餐她們至少要遲半小時用餐。

晚飯後，她武裝起來了：身上換上綢質的衣服，臉上抹上厚厚的粉，唇上稍稍塗着紅脂，身上噴着怪香出去了。這一去，和陳太太的妹妹一樣，至少要十二點過後才回來。

這樣，每天留在這三樓時間最長的，除了陳太太外，就是那婦人的女兒麗珍和我

了。

每晚晚飯後，因爲房子裏太熱了，我高興到客廳裏做功課。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裏，麗珍也出來做功課了。

記得我剛搬來的那天晚上，我在晚飯後，在客廳看書。不久麗珍也挾着書，拿着筆，從房中閃出來，一看見我在那兒看書，即刻停住了腳，躊躇着，我看出了她的心理，所以馬上站起來，點點頭說：「你做功課吧！」「唔……」她低着頭答。我於是退到廳左邊的靠椅上坐下，對她說：「哪你就這兒做吧。」這樣，她才慢慢移動着腳步，向桌邊去。我看了一回書，我知道我在客廳中，她總不能很自然的做功課，於是我就回房去了。

此後，我們比較熟悉了，她和我在一起做功課時，原先窘態漸漸沒有了。可是她好像很怕羞，不很敢和我說話。爲了消除彼此間的隔膜，我常找些話，在適當的時候和她談，於是我知道了她在一間女中念初中，從她的作業中，我知道她的成績不錯。

麗珍的年紀大約是十六七歲左右，長得很不錯。從她那對又大又黑的眼珠子，你可猜到她應該是個聰明的女孩子。臉上雖帶着孩子的天真，可是從她那婷婷的身材，你不

得不承認，她已經是個動人的少女了。

有點令我奇怪的是，有時麗珍的母親比較晚出去，那麼麗珍也一定要等她母親出去後，才出到客廳做功課。有時她母親回來早些，如果她正和我談着話，一看見她母親的影子，馬上不說了，收拾了書籍，回到房裏去。

上面說過，住在這三樓的人，比較不常出去的，只有陳太太，麗珍和我，其他的人，就難得有在一起的機會。既然如此，大家見面時，總該客客氣氣才對，而我卻奇怪地發現，有時大家碰頭了，除了你看我一眼，我掃你一瞥外，從來就不打招呼的。只有陳先生夫婦兩人是例外，可是從各方面去觀察，他們和其他房客們，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感情。陳先生兩夫婦，人算來頂不錯，陳先生很少在家，難得在一起，這樣，這層三樓中所住的人，和我接觸最多的就是麗珍。

然而麗珍卻好像有點怕我，她和我談話，似乎有着很多顧忌，我問她的話，她從來不能爽爽快快的答我；尤其當我問到她的家事時，她總是設法閃避，似乎有着許多不可告人的事。

對這些奇怪的人，不可理解的事實，如果不設法去弄明白，那實在是件苦悶的事。

是我搬到這層三樓的第二個週末晚上。

所有的人都出去了，客廳裏非常靜。我常喜歡利用週末去看看電影，只是那晚沒有一家戲院有國語片放映，而我除了好的國語片外，其他的片子，要不是很好的，我實在沒有興趣去看，所以我就靜靜的留在客廳裏寫稿消遣。

不久，一陣碰碰的脚步聲，衝破了客廳裏沉寂的空氣，原來是前樓幾個念英文的學生回來了。

他們到了客廳，我和他們打過了招呼後，有幾個就圍坐在桌邊的椅子上，大談起電影經來。漸漸的把話題引到電影明星，由電影明星談到女朋友，越談越高興，話聲也不覺越來越大了。我被他們噪得再也無法寫我的東西了，我擱下了筆，卻發現有個比較小的，坐在茶几邊的靠椅上，正入神地看着報上「泰山」的連環圖畫故事。

「你可以借一張我看嗎？」我用英語問他。

「可以的。」他遞過一張給我。

他們原先看我寫中文字，現在卻操起英語問他，每個人都不要暫時停了說話，把視

線集中在我身上。

「你們去看戲回來嗎？」我給他們看得有點窘，所以就隨便找些話說。

「是的，你念中文的吧？你的英語說得很好。」其中一個年紀比較大些的說。

「不，我說得不好，我可以和你們說粵語嗎？」我說。

「當然可以，當然可以，你是廣東人吧？」

「是的，你們是在那間學校念的呢？」

「MBS，你呢？」

「C中學，你們在這兒住很久了？」

「一年多了。」

「房租怎麼算呢？」

「五十元，每人十元。」

問到這兒，我忽然想到，從他們口中，或許可以問出這三層樓所以有着不和諧空氣的道理，於是我問：

「這間靠廳比較大的房又怎麼租法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這間房就住着那母女兩人嗎？她們是做甚麼事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們沒有和她們往來。」

「爲甚麼呢？你們不是住了一年多了嗎？」

「她們不喜歡跟我們說話，我們爲甚麼要和她們說話呢？我們剛搬來時不知道，碰到那女人時，和她打了幾次招呼，她不但睬我們，反而用眼盯着我們。假如換了你，你還會和她再打招呼嗎？那女孩子倒不是驕傲的人，可是她母親不喜歡她和我們說話，她也就不敢和我們說話了。你不信，慢慢就會明白的。」

「哦！原來如此。」

我們又繼續談了一些閒話。從他們的談話，我多少明白了這層樓空氣不和諧的道理。

可是我心裏總感到奇怪：難道那女人真是這麼不近情理的怪人！

事實證明了那女人確是個不近情理的怪人，她的蠻不講理的態度，實在不是普通人所受得了的。

一天，放學時我從學校出來，正巧碰見麗珍也放學回家。

「麗珍，你也回家吧？」我向她打個招呼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我們一起走吧？」

「唔。」

她應着，臉上現出很勉強的，不自然的神情，好像非常躊躇，我知道她向來是很怕羞的，心裏一時倒後悔自己竟沒想到。爲了減少她的窘態，我東拉西扯找些閒話和她談，免得大家默默走着不好受。她卻照舊一味躲避我似的，不是走前些，就是走後些，我和她的談話，她也只吱吱唔唔的敷衍着，使我也不免感到幾分尷尬。

我們到門口時，正好遇見麗珍的媽從樓上下來。我很有禮貌的和她點點頭，微笑着打招呼，沒想到她回給我的卻是一瞥狠狠的憎惡的眼光，斜着眼，拉着嗓子對她女兒說：

「死人，你死了爲甚麼不死在棺材裏叫人抬回來，你的眼被狗咬去了，你自己不會回來，卻要人帶你回來。」

麗珍低着頭，一聲話也不敢說。

我知道她的話完全是向我放的暗箭，我一時真氣得很，本想發作一下，繼而一想，我是初搬來的，才不到半個月就和同樓的鬥氣，結果不管怎樣，鄰屋的人也一定說自己不好。所以我一聲不響，悶着滿肚子氣，走進房裏，丟了書包，在床上倒了下來。

不久有人敲門，我把門打開。

站在門口的卻是麗珍，她低着頭，一面玩弄着衣角，很歉仄的說：

「劉先生！」

「啊，是你！」我即刻明白了她來敲門的道理了。

「劉先生！剛才我母親不好，請你不要生氣。」她不敢看我，說得很不自然。

「哪，哪！也沒什麼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不會計較這些的。」我的氣一時竟消失得一乾二淨了。

「我母親就是那副脾氣，你先生不介意，那就好了。」她說着，臉上已不像剛才那麼不自然了。

「說那裏話呢，哦！我叫一明，你叫我一明好了，不要老是先生左先生右的叫我，

聽起來，總覺得不習慣。」我笑着說。

「你本來就可做我的先生嘛！」

「不要這麼說，我們大家還不是一樣在學習時期。對了，你還沒吃午飯吧？快去吃飯吧，回頭你母親看見，又不好了。」我忽然想起她母親，不覺說了出來。

「她出去了。」她笑了，笑得那麼燦爛，那麼愉快。

我也笑了。

時間就像那遲笨的牛車輪子般，緩慢地向前滾動着。麗珍和我的感情，正也和時間的輪子一樣，平靜緩慢地增進着。

我住到這層三樓來，至今已有兩個多月了。在這兩個多月中，我被那沉悶的空氣包圍着，使我常感到無名的孤單與寂寞。在這三樓中，麗珍是我唯一的朋友，老實說，要沒有麗珍，在這比魯賓孫居留的荒島還要寂寞的三樓，我真不知要怎麼過日子才好。

但是，麗珍和我之間，一直就隔着一層高高的無形的牆。我知道，在這三樓中她也是寂寞的，她希望能得到朋友，她需要朋友，可是她不能很自由的去找朋友。

她如今已不再把我當作生疏人看待，我們已是熟悉的朋友了。她和我談話時，再也
不像從前那麼忸怩不安了。可是，她和我談話，只限於她母親不在家的時候。她母親在
時，她是沒有勇氣和我談話的。

生活在這種沉悶空氣中是很難受的。於是在寂寞之餘，「搬家」的念頭浮上了腦
際，可是，找房子並不是易事，我只好暫時住下來，一天又一天的，不知不覺又捱了個
把月。由於一個男人在這三樓的出現，我「搬家」的念頭，卻因此打消了。

本來，一個男人的降臨，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。可是，這個男人的出現，卻出現得
不平常。

那是一個滿身黝黑，個子短小，年紀四十開外的中年男人。他到這層三樓來，是在
一個週末的下午。他來到後，就躲在那母女倆的房裏，和那女人唧唧喳喳的談了一段很
長的時間，然後那女人，打扮得更冶艷地和他一同出去了。奇怪的是在當晚十一點多，
他倆竟又雙雙的回來了，之後，更怪的是，他竟在母女倆的房中過了一夜。

他是誰？他是幹什麼的？他們究竟是什麼關係？一個男人，在一老一少兩個女人房
中過夜，這可不是平常的事啊？

重重的問號圍繞着我，我決心要揭穿這些謎，我不能搬了，我要看看這件不平常的事，怎樣發展下去，有怎樣的結果。

即刻，我的思想集中在那女孩子麗珍的身上了。我不禁暗暗地爲她捏一把冷汗，我在電影中，小說裏，報紙上，看見，聽見這些人間醜劇的記載太多了，我何曾想，這醜劇如今很可能就在我眼前重演了。

從那天之後，那黝黑的中年男人就時常到這層三樓來。他有時只和麗珍的母親，在房中嘖嘖唧唧的談了一陣就走了，有時他們也一道出去；高興時，就留在麗珍母女倆房中過夜，和麗珍的母親，儼然夫婦似的。

每次他來過夜，我總暗暗替麗珍擔心，我擔心麗珍的一生，將殘酷地喪送在她母親和那男人的手中，可幸這樣保持了半個多月，到底不會發生什麼事。

但是，我知道麗珍是處在怎樣危險的境地中，儘管暫時無事，悲劇卻隨時有發生的可能。眼看着一隻無辜的羔羊，無援地等待着受人宰殺，那是多殘忍，痛心的事啊！世界上許多悲劇，儘管在許多不同的角落，一而再的扮演着，可是那些我沒有看見的，我

防止不了，如今這悲劇就將在我眼前開演了，難道我還照樣袖手旁觀，毫無知覺，忍心地看着它發展下去？不，不能，我的能力雖然小，我也得用我所有的能力，救出這無知的羔羊，因為她是無罪的！

於是，我決定：我首先得弄清楚他們的關係。

但這又談何容易呢！他們和全樓的人都沒有來往，消息又從何去探求呢？

唯一能夠得到情報與線索的就是麗珍本身。

我很明白：如果冒冒失失向她探問那男人和她母女倆的關係，那就等於自找釘子碰，是絕對不成的。爲了使我的計劃能夠順利地進行，打着彎子走是需要的，急是沒用的。

要想從麗珍身上得到情報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她多接觸。於是，只要他母親不在家，我就儘可能的和她在一起，找話和她多談。可是我的話題並沒扯到那男人身上，我只問問她在校的朋友，和她討論些功課，或是談些做人的事。有時，她在溫習功課時，不小心把字音念錯了，或把字寫錯了，我馬上笑着給她指正；她的數學做錯了，我馬上告訴她。這樣慢慢的，她有了什麼不懂的問題，再也不像從前那樣不敢問我了。只要她

問我的，我除了低聲下氣地詳細替她解答外，末了總加上一句：「懂了吧？如果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，你不妨再告訴我。」她每次聽我這麼說，總用感激的眼光，含羞似的看了我一眼，唔唔的應着。

我這樣做，是想由此取得她完全的信任，以消除我們之間的隔膜。因為如果她不能信任我，她又怎會把她的家事告訴我？假如她不信任我，我要幫助她，她也不會接受的啊！

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工夫，由於我對她的親切，友愛，她已不單把我當一個普通朋友看待，她已把我當作一個親哥哥似的了。

我知道我的努力，已有了很好的成績，我如今可以進行第二步工作了。我照常多找機會和她接近，我照常和她研究功課，討論問題。可是，在適當的時候，我還設法灌輸一些新思想，新觀念，使她對做人的問題，有新的認識。因為我以為，根本幫助她的方法，是培養她，鍛鍊她，使她變成一個有能力自救的人，不然，光靠旁人的幫助，救援，是不夠的。除此，我也不放棄探聽那男人和她們的關係的計劃，我常設法把話題引到她的家事，然後很謹慎的提到那男人身上。但每當我一提起那男人，她即刻就顯得非

常不安，不知怎樣回答才好。我知道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如果逼着她回答，是毫無意思的，所以就把手題撇開，而她很快又回復了原來的自然。

這就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。

在這一個月中，我還是朝夕擔心着麗珍，我擔心着萬一有什麼對麗珍不利的事，一旦發生了，那我原來的計劃，就得全盤推翻了。

還好，不幸的事，到底不會發生。

如今，我自信我已爭得了麗珍的信心。假如現在有什麼不幸降臨她身上，只要我肯伸出援助的手，她是不會不信任我的。而我早已決定，只要是我能力所及的，我隨時隨地都預備伸出我的手！

這麼一想，許久以來提心吊胆的事，不覺鬆了一口氣。

又是一個週末的晚上，我自個兒躲在房裏趕寫一篇未完的小說。麗珍在門上敲了兩下，進來了。她手中拿着一張紙，我知道她母親又出去了。

「算術吧？」我以爲她來問功課。

「不是，是學校要的調查表。劉先生，你替我填一填好嗎？」

「你自己不也可以填嗎？哪，你又叫我劉——」

「你本來是我的先生。」她巧笑着。

「不好的，你以後再這樣叫我，我就不和你好了。」我半噙着說。

「好，我不叫好了。你快替我填好這張紙吧！我自己填是不行的，因為後面要家長的簽名，先生認得我的字。」

「你可叫你母親簽呀！」

「她不會。」

我從她手中把那張紙接了過來。我一面問，一面填，很快把學生欄填妥了，便開始填家長欄。

「家長姓名，填什麼？」

「楊祥發。」她答。

「這是你母親的名字？實在是個好奇怪的名字！」我好奇地，試探地問。

「不，這……這是那個人的。」

「誰？哦，是不是常來這兒的那個男人？」

「唔。」

「那就更奇怪了，他，他不和你同姓！你姓伍，他姓楊。」我知道時候到了，如果我不在這時間她關於那男人的事？還待何時？所以我又逼進了一步。

「是的，快填吧。」她翻過臉去。

我偷眼瞧他，她好像在暗泣！

「麗珍！他，他，你能告訴我他是誰？」

「他，他，你不要問吧。他現在是我母親的丈夫。」她在抽噎了。

我放下紙筆，站起來，走過去扶着她的背。

「麗珍！我不應該問你這些話，使你難過。但是，我覺得你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。我覺得像你這樣的一個女孩子，處在這麼複雜的家庭，是非常不方便的。」

她抬起頭，呆呆的望了我一眼。兩顆晶瑩的淚珠，被燈照得閃閃發光。她注視着窗外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好久，她方幽幽的說：

「我知道，我有這樣的家對我不方便的，我的朋友們，如果知道了我有這樣的家，他們會遠離了我；我的同學，如果知道我有這樣的家，他們再也不會把我當同學了！」

「不，麗珍！你錯了，你處在這樣的環境裏，他們不但不會離棄你，他們一定非常同情你，必要時他們還可以幫助你。世界上的壞人儘管多，好人也不是完全沒有。麗珍！你應該勇敢些，我相信朋友們是不會丟棄你的！」

「劉——啊，一明！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可是除了你，我不相信還有人會幫助我。」
「不，他們會的，但是，你自己也應特別小心，不可大意。哦，他對你還沒有什麼吧？」

「你說那個男人？目前還沒什麼。不過，我看見他就怕，我就討厭他。」

「小心點是了，你母親對你還不壞吧？」

「她就不喜歡我和你在一起，其他也沒有什麼。」

「你和其他朋友來往，她沒有說閒話吧？」

「還不是一樣。」

這時，一陣答答的皮鞋聲，從樓下響上來了。

「大概是妳媽回來了，你去吧！」我說。

回來的果真是她的母親。她看見麗珍獨自在客廳做功課，一聲不響的進房裏去了。

把麗珍和那中年男人的關係攪清楚之後，事情是好辦得多了。但是，被救不如自救，我雖然可以幫助她，最主要的還得靠她自身。設使她自己毫無能力，那麼，我幫助了她一次，使她脫離了苦難，當第二次、第三次苦難再度降臨，她還是一樣將吃大虧。那我第一次救了她，又有什麼用處呢？人生就是奮鬥，要奮鬥就得有應付環境的力量，不然，他終歸得被社會所淘汰。

從前我也曾或多或少的給麗珍灌輸了一些新知識，新思想。可是，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夫，還是非常不夠的，這點我不得不承認。

由於和麗珍相處的時日多了，我對麗珍的了解，也就加深了。

我們自認識至今，麗珍給我的印象很不壞。她天真，活潑，純靜，眉宇間隱隱露着一股溫嫻的秀氣。但我並不覺得她是個了不起的女性，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，她愛普通女子所喜愛的一切。普通女孩子所厭棄憎惡的，她也同樣不能例外。和普通女孩子一

樣，她有着女性本能的虛榮心，漂亮的時裝，流線形的汽車，高聳的洋房環繞着她，她少不了有着相當的嚮往。可是，我們儘可相信，她到底是個純潔的少女。她的虛榮，純粹是孩子對糖果與玩具的虛榮，她的這種虛榮心，如果能夠得到正當的指示，是不難加以消弭的。反之，如果受到不良的影響，重重的誘惑，這種虛榮心會很快的茁長起來，那就危險了。

我看到她這弱點，我覺得我如果真想替她安置一個安定的未來的話，我得先設法消弭她這種本能的虛榮心。

於是，我開始注意她的日常生活，她的嗜好，和她週遭的人羣。結果，我也發現了她優秀的一面：那就是她有着比普通女孩子稍高的智慧。她雖然沒有什麼堪以嘉獎的良好嗜好，可也沒什麼不良嗜好。她和她的同學朋友沒有兩樣，閒時喜聊天，有錢時愛看戲。看小說，作郊遊，也是她所喜歡的。

我常想，在她的男女朋友羣中，如果有多幾個比較有思想，比較不平凡的人，那對她本身是有很大的影響與好處的。可是，就我所見的，和從她口中知道的，我並不會發現有思想比她高超，認識比她豐富的人，這樣，消弭她的虛榮心的責任，只好由我一個

人來負了。

從此以後，空閒時，我除了和她談些輕鬆的閒話外，在適當的時候，我常用簡單的話語，和她談人生，談出路。我常把話題引到她自己身上，使她覺得這些話對她的重。有時，我也對她講一些現實的故事，我告訴她怎樣分辨好人與惡人；我又告訴她一個人生存在社會上所應具備的不可少的條件。我常提醒她，要她處處小心，因為她的家庭是相當複雜的。

她喜歡看書，但我調查結果，她所看的書，雖不致完全是毫無價值的，但有價值，有意義的書實在少得很，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平凡的小說和趣聞之類；偵探，打鬧的也有，馮某的社會言情小說，孟某的港派黃色文藝作品，以及其他不三不四，古靈精怪的書也有一部分，非常複雜。

她看這些書，在她的思想上不但沒有幫助，反而會麻醉了她純潔的幼稚的心靈。但是怪她是沒有用，因為她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去分辨書籍的好壞，她看書完全是盲目的。所以我只好給她指示，告訴她某些書可以看，某些書是不但無益，而且有害的。我於是又介紹了一些文藝書籍給她，我把我自己所有的幾本適合她看的都借給了她，我並且答

應她說，以後我看見有好的書，我當多多介紹給她。她很高興，眼睛閃着感激的目光，把書接了過去。

誰也不敢否認，我這樣做是相當不錯的。我雖不敢肯定地說，她現在的母親有意出賣她，但據我的觀察，她們之間的關係，也決不會是單純的母女關係，所以相信這是有很大的可能的事，對一個無知的她，我並不能見死不救，而救她的辦法，首先得讓她先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，並且還得培養她正確的思想，消弭她本能的虛榮心。我每次和她討論各種問題時，她都興致勃勃，常常提出一些問題出來，有時也參加一些意見，很熱烈的討論着。從這件事實，我即刻明白，我的努力不是白花的，我相信可以救她。

孫中山先生曾說：「能力大的人，當爲千百人謀幸福，能力小的人，當爲少數人謀幸福。」佛教也有言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，我是個能力小的人，我不能爲千百人謀幸福，但我如果能盡我的能力，去救出一個無辜的少女，那在我的生命史上，也的確是值得紀念的一頁。我每次想起這兩句話，我不自覺地從心底湧出了陣陣欣慰的暖流。

可是，誰又會料到呢，一件最簡單的事，有時是會忽然變得複雜的！

正在我致力給她許多精神教育之際，橫刺裏竟殺出了一條兇狠的妖魔，張牙舞爪，活活把無知的麗珍捉去了！

是一個悶熱的下午，我做完功課，感到很疲倦了，於是到客廳去聽「麗的呼聲」。正巧碰見麗珍穿着得整整齊齊的，正預備和她母親出去，她看到我後，因為她母親在旁，她只用眼睛和我打個招呼，我咧一咧嘴，點頭示意，於是她們出去了。

我感到很奇怪，自我搬到這兒來，這是第一次看見她母女倆一道出去。在平時，下午放學後，麗珍要想出去，她母親是不會隨便答應的，今天她竟自己陪她出去了，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但是，我即刻想到，我實在傻得很，母親和女兒一道出街，那可不是頂平常的事麼？比如說看戲，買東西，不都是很好的理由，這麼一想，我一時也不禁偷笑起來，不把它當一回事了。

這晚，她母女倆直到六點多才回來，我天真地斷定她們一定看戲回來。

可是，事實告訴我，這絕對不是平常的事，其中定有蹊蹺，因為我很奇怪地發現，

從那天起，她母親差不多常常陪她出去了。有時是間日的，有時竟接連幾天都出去，而且，每次她們出去，總穿着得很講究。做母親的，總是軟綢一類的衣裝，臉上塗脂抹粉的打扮得活像個泥菩薩。做女兒的起初幾次出去時，還只是穿着一些平常的衣裙，自我發現她們回來時，腋下常夾着紙包回來之後，她的服裝，卻日益講究起來了，不管是衣，裙，旗袍，各式各樣，只要是時髦的她差不多都在趕着追。除衣服以外，她的身上也漸漸有了些首飾了，每次出去時，再也不像起初那樣樸素了。臉上的粉，嘴上的胭脂，雖不比她母親那麼厚，卻也是少不了的了。照她學校的規定是不能燙髮的，她的頭髮到底還沒有燙，可是，有時我卻發現她捲曲着頭髮回來，到次日上學時，經過一番整理後，雖直了些，但誰也能看出，那是曾經電髮室捲過的。

麗珍變了，變了，而且竟變得那麼出人意料之外的快！難道我以前所告訴她的話，和她所討論的問題，她都忘了？難道這是可能的麼？我簡直有點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，但一連串的事實，擺在眼前，又不能不要我相信啊！

她母親爲什麼要常帶她出去呢？出去時爲什麼要穿戴得那麼好呢！她們出去幹什麼呢？這許多問題苦惱着我，使我不得安心。

有一點令我奇怪的是，她母親近來似乎對麗珍特別好，從前對她的呼喝，辱罵，近來是很少見了。她母親對她說話，也顯得比從前親切慈祥得多了，還有，她母親現在似乎特別關心她了，尤其是麗珍的服裝，更是特別受關心的。難道這也是毫無理由的麼？

另外還有一點，也是令我奇怪的是，那個中年男人，近來是很少來了。偶而來了，也只坐談了一會就走，很少過夜的了，這其中不會沒有理由的啊？可是我一時實在猜不出。

唯一可以幫助我揭發這些謎的對象，自然又是麗珍了。可是，近來我和她接觸的機會是非常的少了，每天下午放學後，她常跟母親出去，回來後就躲在房裏，悉悉沙沙的，好像和她的母親在計劃着做衣服。有時她出來了，看見我在客廳裏，很快的又縮回房裏了，她竟是那麼害怕我呢？

不打破這個謎，那是非常難受的，所以我又一次決定去打破它。

於是在一天晚上，我知道她母親跟那中年男子出去了，麗珍卻沒有出去。這是個機會，我不能錯過它，所以我挾着本代數習題簿，到客廳去了。

麗珍不在客廳裏，她好像又在房裏忙着什麼，我不方便叫她出來，只好裝作做代數習題，等着她出來。

許久，還是不見她出來，我靈機一動，即刻把「麗的呼聲」開足馬力，一時唧唧啞啞的粵曲，衝擊着全樓，使得整個樓都好像被震動得要倒塌下來了。

果然，只一會兒，她出來了。

「關小聲點吧！」她站在她的房門口說，手裏還捏着一把剪刀。

「很好聽呢！你不是頂喜歡粵曲的嗎？怎麼不出來聽聽？很忙嗎？」我故意這麼說。

「也沒什麼，你就關小聲點吧！」她照舊站在房門口，似乎不明白我話中的意思。

「今晚沒出去？」稍頓一頓後，我這樣問她，卻並不去把麗的呼聲關小。我雖然用話試探她，但我並不用正眼看她，我說話時，也只用着很平淡的口氣。

「是的。」她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

「哪！你沒有功課做？」我逼進一步，卻照舊不用正眼看她。

「沒什麼功課。」她說着，自己走過去，把麗的呼聲扭小了，回身向房門走去。

「麗珍，我借給你的那幾本書，你看完了吧？」我怕她又回到房子裏，所以這樣問她，她於是站住了。

「看完了。」她好像很奇怪我忽然會問她要書。

「你覺得那些書怎樣？」我不肯放過她。

「哦！很，很好。」她答得很勉強，顯然，她的話不會太過真實。

「真的！怎麼好法呢？」我再逼進一步。

「我，我說不出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借給你的那些書，那一本你最喜歡？」

她沈思了一會，說：

「是那本叫做『一個女性的……的……』」

「『一個女性的奮鬥史』是不是？」她竟連書名都記不起了，我實在感到非常意外，我直看着她說，心裏很生氣。

「對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覺得像謝鳴崗那樣的奮鬥值得不值得？」

「我，我不懂。」

「不，你應該懂，麗珍，假如你是鳴崗，你有沒有勇氣像她那樣，不惜拋棄家庭，去找尋自己理想的天地。」

「我？不，那只是小說罷了。」她竟躲避我的話了。

「麗珍，你錯了，小說並不是虛構的神話，小說雖不一定是事實，但小說是反映事實的，它可說是事實的代表，因為它本身就是由許多事實組成的。譬如鳴崗的遭遇，正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遭遇，她的遭遇，絕不只是她一個人獨有的遭遇；她的遭遇，是由許多人的遭遇熔合而成的，她的遭遇，有朝一日，可能變成我的遭遇，也可能變成你的遭遇，難道你能說它是不可能的，是騙人的嗎？」

她默默不語，呆呆的站着。

「你坐下吧！你母親不在家。」我好像下命令似的說，但我的話語說得非常溫和。

「麗珍！我覺得你母親近來對你特別好，你說是不是？」我把這話引到正題。

「唔！」

「她常帶你出去！」

「唔！」

「你近來做了不少新衣服？」

「也不是很多。」

「應該也不少吧？你母親似乎中過馬票吧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我這麼猜。」

「你以為添置兩套衣服，就非中馬票不行嗎？」她的口氣，有點氣惱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以為在平常的場合，穿着不平常的服飾；在不是太需要的時候，購置超過需要的衣飾品，那是不平常的。而且，從前你對衣飾似乎不太關注，近來你卻似乎不像以前那麼隨便了！」

「去看朋友難道不應該穿着得像樣些？」

「如果去看平常的朋友，當然應該有較不平常的服裝，可是，不平常的朋友，應該不會太多的是不？」

「算了，你是高中生，會說話，我不和你辯論，我認輸好了。」

「這並不是什麼辯論，也沒有什麼贏和輸，不過，你還沒有正式答覆我的問題呢？」
「什麼問題？」

「我是說，你母女倆近來好像很忙，你們總不會是天天逛街去的？」

「看朋友去呀！」

「不平常的朋友？」

「唔！大概可以這麼說，哦！你問這些幹嗎？」

「做偵探呀！你不歡迎吧？那真對不起，我不問了，我只是你一個最平常的朋友，我不應該問你這些話是不是？那麼，做你的事去吧，你看，我還有許多功課要做呢！」
我故意這麼說，看看她的反應。

她默默的站着，用眼斜掃過我的臉，雙唇緊閉着，眼珠一溜一溜的，在我臉上停留了片刻，很快的射到樓板上，她好像陷入了沉思中了。

我低着頭不看她，我以爲她一定還有話和我說。只是我的猜測錯了，她默默的站着，遲疑了一會，慢慢的踱回房裏去了。

我想叫住她，可是話到了喉嚨裏，湧到了唇邊，我的嘴唇動了，只是我說不出話。

真沒想到，麗珍竟用這樣的態度對我，從前她什麼都肯告訴我，如今竟把我當作好管閒事的人了。我以前和她說的話，她再也記不起了，她的腦中，除了美麗的服裝，高大的洋房，漂亮的汽車，大概不會有其他的東西了。

她既然不要我問她的事，怕我知道她所做的事，我為什麼要自尋煩惱，去多管和我無關的閒事呢？一個不值得同情，不值得被關心的人，我為什麼遍遍要去加以同情，去關心呢？

然而，我能就此不管她嗎？如果我這樣做，那就等於我中途放棄責任，等於我自己承認失敗，我怎能這樣做呢？

這一晚，我失眠了。我的腦海中，縈迴着麗珍的影子，我好像看見她無知地跑向那無底的深淵，自己卻一些也不知道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我睡着了，我做了一個惡夢，我夢見麗珍瘋了，她瘋狂地從外面奔到樓上。沒有人理睬她，沒有人阻擋她，她走到窗前，一躍跳了下去，頭破了，滿身是血，死了。旁邊圍了許多人，用冷眼看着血泊中的她，沒有憐憫，沒有同情，除了一兩聲無謂的嘆息。

第二天，更使我料想不到的事，又接踵而至了。

是下午三時多，天氣很熱，心裏悶得煩。功課既沒法做，又沒有看書的精神和興趣，於是我躺在床上，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

一陣嘈雜的談話聲，把我吵醒了，原來這聲浪是從客廳裏傳來的。

從他們的談話的聲調裏，可以聽出大概有四五個人，可是他們那高聲談笑，毫無顧忌的聲浪，即使是幾十個人，也不過如此。

客廳裏的人那種放縱的談話聲，我除了在心底表示厭惡外，實在沒有什麼話說，我不會去注意他們，可是他們的話聲，卻把我本已昏昏的腦袋，擾得差不多暈了過去。

我到後面澡房裏去洗個臉，頓時清爽了許多，回到房裏，把亂髮梳了梳，不亂了，房裏熱得很，還是到前樓去，向那幾個讀英文的找份西報看看，前房總算沒這麼熱。

當我經過客廳時，雖然我沒有放慢脚步，但我即刻也就看清了客廳裏的人了：左邊的沙發上，坐着一個穿報字衣，牛仔褲，頭髮梳得又高又亮的青年人，不必介紹，你應該知道他是那一流的人了；在他旁邊坐着的，是個卅多歲的男人，上身是件透明的尼龍

夏威夷恤，下身是白長褲；客廳中間的那張圓桌旁，圍坐着三個女人，一個是帶長辮，着「亞嬌」裝的中年女人，一個是麗珍的媽，還有一個就是麗珍了。

除了麗珍以外，其他的四個人都放縱的高聲談笑着，就好像這客廳是他們的世界似的。每個人的臉孔，各有不同的表情，他們一看我進來，話聲馬上停止了。麗珍的媽，用狠惡的眼，直瞪着我，那兩個男的，也跟着投過來一瞥奸邪的，狡黠的笑，臉上露出一副叫人作嘔的神情。只有麗珍，卻像木偶般坐着，一點表情也沒有。

我明白他們這種惡意的笑的用意，可是我不管他們，我仰頭闊步的走過去。

我剛踏進前樓的房裏，一陣哈哈的笑聲，從後面轟雷似的炸開了，我心裏的憤怒是難以形容的，然而，我又能怎樣呢？

麗珍每天和她母親出去，原來就是去找這樣的朋友！真沒想到啊！

虛榮心，虛榮心吞噬了多少女人啊。

兩天後的一個黃昏。

晚飯後，我習慣地到樓下納涼，晚風雖然很清涼地從對面的矮樹叢中，吹送過來，

可是，這清涼的風，卻吹不散我心中的悶氣。

麗珍在這幾天裏，即使沒有出去，和我見面了，也不和我說話了。她竟變成那樣怕我，又似乎討厭我。我看她，用奇異的，憐憫的眼；她看我，用畏懼的，躲避的眼。我和她打招呼，她作個勉強的笑，這笑可像一把利劍，刺着我的心，使我的心痛得難受。

我手裏拿着份報紙，我心裏卻想着麗珍。我心裏有個非常奇怪的想頭，我盼望她此時會從樓上下來，對我說：「一明，你看報紙啊。」我就心安了，我就快樂了，我即刻也就可原諒她了，我呆呆的想着，想着。

「巴巴」的一陣車聲，把我從沈思中喚醒過來了。抬頭一看，眼前赫然停着一輛大型汽車，車門打開，從車內爬出了一個人，我即刻認出那就是兩天前來的那個着報紙衣的青年，心裏不禁湧出了陣陣嘔心的惡氣。他雖已不着牛仔衣而換了全副歐式配備的「尖頭曼」的西裝革履，可是從他的頭髮，和他那副滿是邪氣的嘴臉，你可以馬上明白這樣的一條道理——披上羊皮的狼，到底變不了羊，因為那條掩藏不了的尾巴，就是最好的辨認標誌。

他傲然地昂然走上了石階，從我身邊擦過，奸邪地掃我一眼，上樓去了。

我即刻明白了他來的用意了，我的心馬上沸騰起來了，我的全身也發熱了。我從椅上忽的站了起來，就想往樓上去，然而理智告訴我，這是毫無意思的，我頹然跌坐在椅子上，眼睛直瞪着藍天，天上散佈的浮雲，無序地漫遊着。

不久，答答的脚步聲，從樓上響下來了，從那聲音去辨別，我知道下來的是兩個人，於是，我的心又沸騰起來了。

麗珍打扮得貴婦似的，滿身是金光燦爛的，腳上踏着新買的高跟鞋，和那隻「狗」肩並肩的下來了，那「狗」一面走，一面諂媚地不知在和麗珍哆索些什麼，嘴上掛着得意的奸笑。當他們經過我身邊時，麗珍一聲不響，也不看我一眼，那男的卻好像勝利者似的，投過來一瞥鄙薄的奸笑，還向我點點頭。媽的，我真想一掌摑在麗珍的臉上，然後兩拳將那隻狗痛打一頓，可是，我到底沒有這樣做。

好久，我才猛然清醒過來，向馬路上一望，那大型的汽車，已不知在什麼時候，走得無影無蹤了。

這晚我又失眠了，麗珍的臉，那個陪她出去的男子的臉，重重復復的在我眼前幌動

着，我越想越憤怒，我真恨不得把那男子宰了，把麗珍也殺了，他們給我的污辱太大了。但是，我即刻又可憐起麗珍來了，我可憐她的無知，可憐她竟分不清好人與惡人。多麼奇怪啊，我從前想幫助麗珍，完全是無爲的，我只覺得我既是她的朋友，我就有幫助她的責任，我一向只把她當作妹妹看待，誰知，她的影子，在我的腦中，竟越來越深，就在這一刻，我發現我似乎愛上了她。

理智告訴我，我這樣做，就等於自尋煩惱，我是不能愛她的，尤其是在她正遠離了我的時候，我怎可糊塗地愛她呢！

理智和感情，在劇烈地爭戰着。我的腦海中，陣陣的波濤，在奔騰着，咆哮着，沒有一刻安寧。可是，當那陣陣波濤平靜下來之後，麗珍和那個男人的影子又出現了，我好像看見他們親蜜地依偎着在低聲蜜語，我的心又沸騰起來了。我恨她，我甚至想到，我如果能看到她在我面前毀滅，那將是多麼痛快的事啊！

但是，我有什麼理由恨她呢？我們只是平常的朋友罷了！她有她的自由，她有絕對的權利去做她所喜歡的事，愛她所愛的人，我有什麼理由干涉她呢？

應該毀滅的人就讓他毀滅吧！世界上每天毀滅的人，正不知有多少，我又爲什麼要

癡傻地爲一個人的毀滅而苦惱呢？算了吧，和自己不相干的事，爲甚麼要多管？

第二天，我帶着一個像幾百斤重的腦袋去上課。坐在課室裏，手裏雖拿着書本，先生生比手畫腳的講些什麼，我卻一些也不知道，我所知道的，有個先生進來了，「起立行禮」後教室靜了下來，不久後，一聲「起立」把先生送走了，於是又來一個先生……。

下課了，許多同學都出去了，我把頭埋在桌上伏着，晃晃忽忽的竟睡着了。

「一明！起來起來，就要上課了。」不知誰在推我，我張眼一看，原來是和我最要好的外號「柴進」的李柏松。

「你怎麼啦？我看你這幾天神志很有些不對，上課時，人在課室裏，靈魂卻好似遊歷去了。」他關心地說。

「沒什麼，昨天晚上睡遲了些，所以想睡。」我撒一個謊。

「你騙我，你心裏一定有心事，不會是爲了女人吧？」

「實在是沒有什麼心事！」

「一明！你太坦白了，你告訴了我，我或許也可替你分點憂呢？你爲什麼一定要瞞着我。」

「好，我就告訴你吧。我想搬家，因爲我發現我現在所住的那個環境不適合我。你能幫我的忙嗎？」我被他一逼，竟忽而想到了「搬家」，於是說了出來。

「事情就這麼簡單。」

「就這麼簡單，」我實在沒有精神多說話。

「那我倒可以替你想辦法。」

柏松可真是好朋友！他從來就對我這樣好，可是，我怎麼把我的心事告他呢？我除了在我心底感激他以外，還能說什麼！

自那次以後，那個男的就時常找麗珍，而麗珍就好似一隻馴服的羊，他來後，她就必定和他一道出去，一出去就得很夜才回來。從此，我再也不見她做過功課了。她每天都忙着陪那隻「狗」去玩，回來後就躲在房裏做衣服。每天早上，她雖照舊上學，可是她再也不像從前那麼早起了。有時，她起得遲了些，就索性不上學了。這種現象，起

初還不常見，漸漸的越來越多，她似乎不把上學當一回事了。

我看見她這樣，心裏的感覺，實在是難言的：是悲傷，是憐憫，還是惱恨，慚愧，說我說不清，橫豎我已和她斷絕了來往似的，連招呼也少打了，即使我有什麼話，我又向誰呢？

然而，每次那隻「狗」來找她，都給了我大大的刺激，我的心就好像被毒蛇纏繞着一般，不得安樂。她和他多出去一次，這毒蛇就好像纏得緊些，使我感到了難言之痛苦，我知道我這樣挨下去是不行的，這將使我發瘋了。我再也住不下去了。我承認我失敗了。

我於是去找柏松，我要他儘可能快快給我找到房子。可是過了一個星期多，房子還找不到，最後，我再也受不了，我告訴他說，我再不搬，我就會瘋了，我很坦白的把麗珍的事告訴了他，他聽後非常感動。他於是很慷慨的對我說，如果我實在受不了，那我暫時可搬過去和他同住，因為他橫豎也是一個人睡一個房間。我很高興的向他道謝，於是在第二天放學後，我跟陳太太道了別，交清了房錢後，就把書箱，衣篋等用品放上了一輛「的士」，含着悲涼的心情，靜悄悄的離開了住過半年多的三樓。

「再會吧，曾經在我心房畫下了一條深深的痕跡的三樓啊！我去了，我再也不高興看見你那傲然的神態，我再也不喜歡看見你裏面所住的無知的，陰險刁惡的人了……」我的「的士」漸漸去遠了，我的心卻似乎還留在後面。

搬到柏松的家後，我的心裏，還是晃晃忽忽的不能安定，靈魂好像離開了身體似的。柏松的慰問，填塞不了我的空虛惆悵的心靈，他所說的話，對別人也許有用處，對我卻似乎太多餘了，我不明白，他爲什麼看不透我的心！

是一個月圓的深夜，我一直睡不着，看着旁邊的柏松，睡得那麼甜蜜，我不忍打擾他，我悄悄的從床上爬起來，躡着腳踱到窗前，把窗子打開。皎潔的月色，很快的從外面瀉入房裏，反射在白慘慘的白粉牆上，幽幽的似乎有無數的幽魂出現了。這不禁使人有了太多的悲涼。

我望着天空中高掛着的銀盤似的月，在無邊的碧空中，孤寂地發着寒光，不禁又想起了麗珍。

我很快的從抽屜中拿出信箋來，借着窗外射進來的寒光，給麗珍寫了一封長信。在

信裏，我很憤怒的責備她。我責備她認不清「敵」與「友」，看不透「善」與「惡」，我告訴她說，滅亡的路常是平坦的，寬濶的，不但平坦寬濶，沿路還有花香，鳥語，清風麗日，使你不知道那原來是滅亡之路。如果你一不小心，爲這眼前的美麗景緻所迷惑，你不覺就走上滅亡之路了。永生的路，卻常是崎嶇不平，潮濕狹窄的，一路上是那麽多的苦難，稍爲胆小柔弱的人，常不免半途失去了前進的勇氣。可是，不要忘記，經得起苦難的，才有光明的前途。如果只貪圖眼前暫時的快樂，等到這片時的快樂過去了，更大的痛苦必跟着降臨。只有從艱苦，困難中獲得的果實，才是真正的快樂。

我又告訴她，不平常的環境，可以產生不平常的人，可是，如果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，卻偏偏憧憬着平常環境中的人的生活，不能勇敢地借這不平常的環境作爲鍛鍊自己的熔爐，而只一味躲避，他終究會在這無情的烘爐中熔解了，最後消滅得毫無痕跡。苦難的環境，誠然是一種缺陷，但是，我們如果能勇敢堅毅地和它搏鬥，我們將能創造一個更光輝燦爛，更有價值，更有意義的人生。世界上的偉人，都是從艱難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最後，我又告訴她，向虛榮低頭屈伏，最後終不免消滅在虛榮脚下的女子太多了，我希望她不會是其中的一個！

把信寫完，我躺在床上，眼睜睜的還是睡不着，胡思亂想的，直等到聽過時鐘敲了三下後，才糊裏糊塗的睡着了。

翌日，我把昨晚寫就的信拿出來重看一遍，我卻覺得我的信寫得太委婉太含蓄了，含蓄委婉的話，難道是像麗珍這種女子所能接受的麼？不，她是絕對不會接受的，她也不配讀這樣的信。即使我把這樣的信寄給她，難道真能打動她的心麼？傻子！不會的，這些話都是廢話，只有傻子才說的廢話。

於是，我把信用力撕得粉碎，丟在字紙簍裏，心裏似乎輕鬆了許多。

近來，柏松好像專爲給我解悶似的，常常都有課外集會如野餐、郊遊之類，他每次參加，必定要拉我和他一道去。我自思在房裏也實在悶得慌，所以也就樂意和他們一道去樂一樂。真的，在一羣充滿青春活力的青年羣中，我發現自己有着太多的憂鬱。這憂鬱不是青年人所應該有的，我很快就一切不必要的煩惱拋開了，我和他們盡情的歡笑着，叫跳奔跑着，他們也好像在慶幸得到新的伙伴似的，個個咧大着嘴，玩得更快活了。

這樣，只過了一段不很長的時間，我重新找回了我從前快樂的影子，我不再煩惱了。

麗珍的事，我很少聽到，也不會看見過她，我有時雖還免不了會想起她，但我的心裏卻只稍微漾一漾，也就復歸於平靜了。

麗珍的影子，漸漸在我的腦中消失了。

世間的事往往是不可意料的。

在我差不多把麗珍完全忘了將近半年的一個週末晚上（這時我已不住在柏松家裏了），我獨自到寓所附近的一間戲院看戲出來。正想回去，猛然看見戲院門口站着一個盛裝的女人，樣子很像麗珍。可是因爲她臉背着我，不能看見她的臉孔，我一時又不敢斷定到底是不是她，我知道，如果我現在和她碰頭，那是大家都不好意思的；而且我也實在不希望碰見她，所以我趕快回身就走，卻不禁頻頻回頭望那女人兩眼。看看她一時不會看見我了，我重新站定凝注着她的背影，越看越像是麗珍。一時奇異的感情浮上心頭，我決定過去看個清楚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她。於是我故意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，慢慢

向她那邊踱過去。因爲人太多了，她一時當然不會注意到我，我不經意的從她身邊走過，側過頭偷眼看她一眼，啊天！果真是她。她鼻樑上雖然架着一副黑眼鏡，可是那熟悉的嘴唇，熟悉的臉形，身材，我是不會看錯的。我真後悔極了，我爲什麼竟無端端的自尋煩惱，我只希望她不要看見我，那就好了，我放快腳步，正想走開。可是——

「一明？」她看見我了。

我只好站住。

她從後面走了上來，站在我面前。

「一明！我看見你了，你爲什麼躲避我？」

我真不知該答些什麼，我默默的低着頭，慚愧悔過一齊湧上心頭。

我應該承認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我差不多把她完全忘了，可是從她的說話，從她的眼裏所射出來的光，我知道她不會忘了我。

「我可以和你談談嗎？」她懇求地說。

「好。」我莫明其妙地卻很自然的回答她。

「那麼對面就是茶室，我們到那兒坐坐吧。」

說着，她也不等我的同意，已自動用手拉着我走了。我真奇怪，只不過半年多啊！今日的麗珍顯然已不是往日的麗珍了，從她的面容神態上去看她，她照樣是個可愛的少女，可是，從她的身上，我再也找不到她以往的天真，活潑，純潔，無邪，她已經是變得那麼老練，那麼世故，她似乎已沒有了少女的嬌羞與矜持，她簡直就像是個飽經風霜的交際花了。

半年，只不過半年呢！半年的時間，竟使一個無知的少女，一下變成了個那麼老練世故的女人，啊！這半年裏頭，她是怎樣生活的啊！

我默默的跟着她進了茶室。她的眼睛向四週掃了一遍，看見後側靠牆的一張有布帘的檯子，位子還空着，她拉了我走過去。

我們面對面坐下，各要了一杯咖啡烏。

「一明，你剛才爲什麼躲開我？你還是恨我不是？」她一面用匙擾着杯裏的咖啡，一面這樣問我。

「沒有呀！我沒有恨你，我沒有理由可以恨你。」我平淡地說。

「不，你撒謊，如果你不恨我，你不會搬家。如果你不恨我，臨走時你也不會悄悄

就走了。你恨我是應該的，因為我知道我太使你失望，太使你傷心了。可是，一明！難道一個人有了過錯，就永遠不可原諒麼？」

「你沒有錯啊！我何曾說你有錯呢？」我殘酷地說。

「一明！你的心真硬啊！你竟然一些也不能原諒我，即使我的過錯是不可原諒的吧，你又爲什麼要使我這樣難受呢？我走錯了路，我所得到的報應也真夠我受了。」

「報應？穿着美麗的衣裝，居住高大的洋房；出門有汽車代步，飲食有僕婢伺候，如果說這也是「報應」的話，這報應也真太可愛了。女人，靠着她美麗的臉孔，既已得到了所希望的一切高貴的享受，難道還不應該滿足麼？」我激動地，憤怒地說。

「一明！你，我沒想到你竟對我說這樣的話！」她滿眶含着眼淚，抽噎着說，「你不知道我這許久來，過的是怎樣的生活！我被魔鬼們包圍着，他們一個個張着血盆大嘴，舞着利爪，要吞噬我，陷害我。我滿體鱗傷，痛苦地生活着，沒有人關心我，沒有人同情我，在最痛苦的時候，我想到了你，我的眼前忽然閃過了一道光芒，我知道，世界上還有一個關心我，同情我，願意無條件幫助我的好人。可是他已遠離了我，他再也不會回來了。今天，他回到我身旁了，火樣的希望又在我心頭燃起來了，我將是多麼高興啊！」

我卻沒有想到，他已不再關心我，同情我了。」她伏在桌上，嗚嗚的哭起來了。好在茶室裏人不很多，不然，那場面是夠尷尬的，爲了避免前後的人的視線，我伸手把布帘拉攏了。

忽然，她抬起頭來，不哭了，從袋裏拿出手帕把眼淚抹去後，她很快的衝了出去。

「麗珍，你怎麼啦？怎麼啦？」我一面焦急地喚她！一面從袋子裏隨意捉了一把銀角，丟在桌上，追了出去。

她正想越過馬路，可是一列急急奔馳而過的車輛，擋住了她，使她到底走不過去。我一個箭步走過去，用手捉住她。

「麗珍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呢？即使我的話說錯了，你也不應該這樣的啊！」我埋怨地說。

「放開我！我要回去，我不配做你的朋友，我不配和你說話。」她想丟開我的手，我卻緊緊的捉住她的手不放。

「麗珍！我所以會說這樣的話，並不是我存心要給你難受，實在是一時太衝動了才說出來的。好吧，我們現在不談這些，你不是有許多事要告訴我嗎？我很高興聽聽，茶

室裏談話不方便，我們還是在這條路上散同步，一面走一面談吧。」

「呵！你高興聽我的話？不會污穢了你的耳朵？」

「別說這種話吧。走！」

「我想，我們還是到公園去吧，那兒比較清靜。」說完，她也沒有等我答應，看見一輛「的士」正打前面經過，她招了招手。

「的士」停了，她把車後門打開，自己先坐進去，我跟着也鑽了進去。

不到五分鐘，我們已在公園裏漫步着了。

公園裏熱鬧得很，大人，小孩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年輕的，到處都是，湖邊草坪上，漫步着的，坐的，躺的，看天的，看湖的，閒談的，獨自深思的……我們想找塊地方坐一坐都沒辦法，只得慢慢的踱着。最後，在離湖稍遠一棵二人抱的樹下，看看並沒有人，我們於是坐下來了。

兩人都靜默着，空氣靜得就好像停止了流動。

好久，我開口了。

「說話呀！你怎麼不說話了。」

「你希望我說些甚麼呢？」

「當然是關於你自己的事，譬如說，你今晚爲甚麼一個人到戲院來，不就是很好的話題。還有，我走了後，你的生活一定過得更加美滿了，那位常來找你的先生，也一定來得更勤了，之後，當然就是『財子佳人，天生一對』，我現在所要聽的，也就是這下半段『財』子佳人的故事。」

「一明，你爲甚麼一直要挖苦我呢？你不知道，我聽到你說這種話，心裏是多麼難過，如果你再這樣挖苦我，我再也沒有和你說話的勇氣了。」

「好，我不說了，你說你的吧。」

「慢着，我把我的事情告訴你後，你得給我幫個忙。」

「幫個忙？我能嗎？」

「能，你一定能，一明！別使我失望吧！如果這次你還不幫忙我，我真不知怎麼好了。一明！你還承認我是你的朋友吧？如果你還承認我是你的朋友，我甘願向你賠一萬個罪，我願意受你任何的處罰，但你一定得幫忙我。」她又嗚咽了。

「好，你就說吧。」我是等得不耐煩了。

她望着路旁寂寞的路燈，很深意的說：

「一明！你看那路燈是多麼寂寞呀！在我還沒有認識你以前，我也是寂寞的。那寂寞的路燈，周圍還有樹木，花草，陪着他，作他的朋友。我呢？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。我每天所看見的，只是一些冷冰冰的臉孔，這些冷冰冰的臉孔，差不多使我忘記了世界上還有溫暖的存在。」

「也許是天可憐我吧，他到底給我差來了一個朋友了。這一個朋友，真誠，懇摯，具有非常的熱情。他熱誠地指示我，教導我，使我認識了許多事情，這是一份多麼難得而珍貴的友情啊！照理，我應該慶幸我能得到這麼一份豐富的寶貴的友情，好好的珍惜它，愛護它。可是，我卻無知的拋棄了。」

「我把惡人當好人看待，披了羊皮的豺狼，後面本來露着尾巴，我卻看不見。一明！說真的，當初我見到你時，我覺得你非常可親。可是後來，我從你的談語中，我知道你有着非常的思想，到底我是凡人，對你的爲人，我只覺在可親中深藏着凜然的神氣，你這神氣使我起了無名的尊敬和害怕。所以我一面想去了解你，和你做朋友，一方面我又有許多的顧慮，我隱隱中直覺得像你這樣的人，是不可言諭的。後來，你和靄的態度，誠懇

的談吐，使我很快的把這些顧忌剷除了。你對我的關心與愛護，使我非常感動，可是，我竟無知地離開了你，投到魔鬼的掌中去。我這樣做，我知道曾大大傷了你的心。我當時卻以爲他們是好人，他們能滿足我所需要的一切，他們使我得到充分享受與快樂。物資的誘惑，使我背離了你平日所對我說的話，我只覺得你所給我的，只是一些空洞的高論，既不可吃，又不可用，我爲甚麼要那麼傻，做空洞的理論信徒呢？我所看到的，只是眼前的快樂與享受，所以我離棄了你，屈伏在物質的腳前了。

「我母親第一次帶我出去——那是你也知道的——只說是去買一些東西。可是買了東西後，她卻借故說要去看一個叫六姨的朋友，我帶到那個女人——六姨——家裏去。六姨一看見我，就一味的稱贊我的聰明美麗，並且要我的母親，好好的栽培我。我當時是多麼高興啊，我覺得六姨是一個好人，我那裏知道他們已暗暗替我設下陷阱呢？他們陰毒的鬼計，我是絕對不會想到的。」

「自那一次以後，我母親就常帶我出街，回來時常買些裝飾品和衣料給我，對我的服裝，她也顯得特別關心，我也以爲她特別愛我，是受了六姨的話的影響，心裏也就暗自歡喜。」

「有一次，我們又到六姨的家去，喝過茶後，六姨說要到一個朋友家去，如果我們不很忙的話，希望我們能陪她走一趟。我母親再三推辭，卻經不起六姨的不斷邀請，答應了下來。於是，六姨帶着我們，到了離市一里許的一座洋房。在那兒，由六姨的介紹，我認識了亞德——那個後來時常來找我的男人。」

「亞德自認識我後，就常買些衣料，裝飾品和其他我所喜歡的東西送給我。我看他對我這麼好，我實在不方便不受，我那裏曉得他是利用這些禮物作爲騙取感情的代價呢？」

「此後，他常常約我出去，一方面是受了母親的慫恿，一方面也是因爲常常接受他的東西，不好意思拒絕他的邀請，所以我常常和他出去。由是，我們的感情也一天天的增進了。」

「可是，我卻發現你對我的態度，卻因我認識亞德而改變了，你似乎很妒嫉，很憤恨，而我呢，我也深深感覺到有你住在一起，實在是夠煩惱的。」

「後來，你一聲不響搬出去了，我知道你是因爲恨我才搬出去的。想起我們做了這麼久的朋友，如今弄得不歡而散，心裏也難免難過了一陣，而亞德的來訪，即刻使我忘了這一切。」

「我快樂地和亞德出去了，看見亞德熱情的臉，聽見他溫柔的話，我完全忘了你了。

我在暗暗地慶幸着，你走了，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和他在一起了，我再也不會因看見你那副深秋似的臉而減低了我遊樂的興趣了。

「這樣，糊裏糊塗的，我似乎愛上了他；他也告訴我說，他愛我。我從他的汽車，他的服裝，我相信他能使我快樂，所以，我竟無知地把身體交給他了。

「他甜言蜜語，他狼心狗肺。他騙了我，卻假裝作非常愛我。他說他要和我結婚，他要使我變成世界上最快樂的女人。我相信了他，我爲他的甜言蜜語所迷惑了，我把他當作好人，我愚鈍地相信，不久我將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人了；我有溫柔體貼的丈夫，我有美麗精緻的洋房，我有摩登漂亮的汽車，我有馴服的婢僕爲我預備一切，我要甚麼就有甚麼，我說的話，上下聽從，我做的事，無人干擾……啊，我沈醉在美麗可愛的憧憬中了，我真相信我不是在作夢，我相信我面前的亞德，可以爲我預備這一切。當時，我真感動得流下淚來，我伏在他懷裏，我陶醉在幻夢中了。

「他用溫柔的話安慰我，要我相信他說的話。啊！他的確是個理想的丈夫啊，我並沒有看錯人呢！

「此後，他常常帶我到處玩，看戲，遊公園，搓麻將，上舞廳……這一切生活上的享受，我都嘗試過了，在他的指導下，我甚麼都學會了。我一下子就像從平地直步上青雲，我整天由他陪着，生活在高貴的小姐太太羣中，而成了其中的一份子了。」

「可是，不要笑我敏感，這樣的生活，只不過經過了個把月，他對我的態度，卻似乎漸漸改變了，他對我說的話，雖然還是照樣那麼溫柔多情，我要的東西，他照樣使我滿足，可是，我似乎看透了他的心。從他言行舉止，和他跟我在一起時的神情態度，他的心似乎已不是完全在我的身上了。他對我說的話，替我做的事，好像都是不得已的敷衍罷了。」

「我的猜疑是越來越逼近事實了，他找我的次數越來越少了，他對我的關心體貼，也越來越冷淡了。雖然如此，我還不相信他會拋棄我，我還一直相信他一定是愛我的。他一定能使我幸福，而且，我實在是不能夠沒有他啊，我既已給了他，我怎能沒有他呢？」

「又是一個週末的晚上，亞德已約定要來找我，所以我沒有出去，只在家裏等他。我母親早就陪她丈夫出去了，陳先生兩夫婦也看戲去了，整個三樓，就剩下我一個，一面看小說，一面等他，以打發無聊的時間。我以爲他很快就會來的，可是左等右

等，一直等到九點多，還不見他的影子。我又氣憤，又納悶，又是滿腹狐疑，我知道他再也不會來了。我想去找他，可那裏知道他在甚麼地方呢？最後，我拋棄了手中的小說，到房裏的床上躺了下來，心裏越想越氣，我真恨不得馬上把他找到，先償他兩記重重的耳光，再和他算賬。胡思亂想的，一直等到十一點敲過後，我睡着了。

「當我醒轉過來的時候，我發現我母親和他丈夫已經回來了；可是，他們還沒有睡，兩人都躺在我對面的雙人床上，唧唧的在低聲談着話，我即刻聽出，他們的話題正談到我身上。我於是把眼閉着，一動不動的躺着，屏息着呼吸裝睡。

「亞德今晚沒有來找阿珍出去嗎？」是那男人的聲音。

「我怎麼知道呢？」

「亞德近來好像不常來了，一定是這『貨』已被他『撈』去了，六姨那兒的八百元，她給了你沒有？你如果不早些向他拿，以後要拿就難了。」

「六姨這人也真鬼譎，她當時和我說定，只要阿珍願意，沒甚麼麻煩，錢很快就可拿到的。到了今天，我還只拿了他二百元，一定是給她吞了，這臭貨真可惡。」

「我看你再也不要想這些錢了。把貨送給了人家，不先向人要錢，這只有你才有這

樣笨！老虎把豬拖去了是不會還的。」

「哼！你倒想得好啊！你怎不可惜呢？在你嘴邊掛着的肉，給人搶去了，你當然痛心！但你可沒有這福氣，誰叫你生不出這些錢來？」

「錢！你怕你爺沒錢，你以爲我稀罕這種貨，看人家天天跟我睡在一起呢！我不要，我只笑你太傻，養了十幾年的肥豬，白白送人！」

「不要？你以爲你娘是死的，你的口水流了多少尺長我都量過了。你娘從來不做蝕本生意，六姨雖然狡猾，你以爲我就此肯白白便宜了她，那可沒這麼容易。」

「我看你有甚麼辦法！唔，那貨睡了吧？」

「死得像豬了。」

「他們以下的話，我再也無法聽下去了，我不會想到啊，我是他們的『貨』，我一向以爲那女人是我的母親，到今天我才明白了我和她的關係。她養我長大，給我吃，給我穿，她的目的，原來是想從我身上撈回一筆，她並不是我真正的母親，她只是類似鴇母那一型的人，而我卻錯認了他們。認不清他們的真面目，我上了他們的當了。他們做好了圈套，設下了陷阱，將我騙了，八百元的代價！他們以八百元的代價，出賣了我的

「貞操」，呵！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啊！他們狼毒地要想把我吞嚥了才甘心！

「我沒有憤怒，我只有悲哀，我的眼淚沾濕了我的枕頭，我悔恨我竟這麼無知，我竟把惡人當好人，把魔鬼當上帝，你的影子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，我後悔我沒有聽你的話，不走你所指示給我的路。」

「次日，我沒有去上課，爲了避免那女人的懷疑，我照舊穿着校服，背着書包出去，我把書包寄放在一間相熟的茶室後，我去找亞德。亞德不在家，我要怎麼辦呢？這些魔鬼！他們吸了我的血，吃了我的肉，啃了我的骨，我要找他們算賬時，他們卻狡猾地躲避起來，多可惡啊！」

「這樣又過了十多天，於是，有一天晚飯時，那女人告訴我說，近來手頭很緊，不能給我念書了，她要我找一些事做。」

「我看穿了她的用意，可是我答應了，我要看看她還有甚麼花樣玩出來。一星期後，她告訴我，工作替我找到了，她要我到一間舞廳當舞女去。」

「當舞女？我要當舞女了！這種千人抱萬人扭的賣笑生涯，她竟然這麼殘酷，要我走去這樣的路。我知道，我走上這條路，對我將有不可想像的不利後果，可是我不能不答」

應嗎？不能，我既已掉在魔窟裏，要輕鬆的逃出來是不容易的。人生本來就像做夢嗎？我爲甚麼不應該有個複雜多彩的夢呢？是的，當舞女，這又有甚麼妨害呢？我不是正好乘這機會去多認識魔鬼的臉譜麼！這樣，經過了半個多月的學習，我進了一間相當盛名的舞廳了。

「現在，我是生活在一班高貴的紳士先生中間了，我一個個看透了他們，他們捧我，讚我，卻無時無刻不想把我吞了；可是，多彩的生活，已將我的頭腦鍛鍊得不簡單了。他們既要利用我，吞噬我，我爲甚麼不可乘機給他們一些苦頭，用利利用他們呢？

「可是，我得承認，我到底敵不過他們，到頭來吃虧的還是我。我就好像一個無感覺的洋娃娃，從這個人的懷裏投到另一個人的懷裏，等到他要得膩了，不要我了，我也就離開了他。他們找另外的女人去了，我也就欣然轉移了目標，向另外的菜頭開刀去了，我就是這樣昏昏蒙蒙地，毫無知覺的生活着。

「對那個女人，我滿足了她的慾望，我每天替她賺了錢回來，她眯着雙眼笑着接去了，然而，我的心裏是多麼惱恨呢，我出賣我的笑，我出賣我的身體，我爲的是甚麼？我難道就替她做一輩子奴隸？不能，我應該脫離她，我要找自己的路去！

「這樣決定後，我所賺的錢，我再也不全部交給她了。我在銀行裏，替自己儲蓄了相當數目的款子。這件事給她知道後，她生氣了，她先是罵我，威嚇我，要我將那筆存款交出來，我不肯，她竟要打我了。這時，我再也不軟弱了，我看她衝了過來，我先賞了她兩記耳光，然後我告訴她說，我全知道她將我出賣給亞德的毒計，現在，我已全部明白了，我已經被她騙了一次，我不會被她利用一輩子，做她一輩子奴隸的，如果她再敢做甚麼對我不利的事，我將把她的陰謀到警察所控告她，讓她去嘗嘗鐵窗風味。這樣，她屈服了，她不敢再說甚麼了。可是，我知道她是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，她甚麼也做得出，只要是對她有利的。」

「爲了避免對我不利的事發生，我脫離了她。我搬出去了，自己租了間房住着，生活倒也過得很是自由寫意。可是，她並不肯就此放過我。我租的那間房子，原是在郊外的，一個平民區裏，是一個不很受人注目的地方，我滿以爲她是不容易找到我的。誰知她利用私會黨的爪牙，不久就將我找到了。他們威嚇我，如果我不回她那兒去，就要毀我的面容，甚至於要將我殺死。我當時一慌，就去警局報了案，幸虧那位警長還和善，他錄下我的口供後，並勸我去向社會福利部報告。我於是又去福利部報案了。因爲害怕那些人

來傷害我，我要求福利部讓我在那兒寄住一個時期。那兒的主任，答應了我。我於是搬了進去，一住就住了二個月。看看大概不會再有甚麼問題發生了，我才又搬了出來，寄住在位舊同學的家裏。我那位同學只有一個母親跟一個弟弟，她因家境不好，也差不多是跟我同時辮校的。靠着她母親擺香煙檔及她自己車「水衣」①，生活雖過得清苦，倒也十分和樂。在校時她跟我同坐，兩人最要好，所以一從福利部出來，我就去找她。她們母女都很高興，我於是在那兒住了下來，準備慢慢想法——找些事做，維持生活。

「舞場那紙醉金迷的生活，雖然暫時麻醉了我的心靈，使我忘了一切，我盡情的想從各色各樣的人身上找到歡樂，安慰，可是我——離開舞場，獨自一人時，我空寂的心靈卻變得更空虛了。寂寞包圍着我，使我窒息得透不過氣來，於是我想到了你，哦！我又想到你了，你和善的臉孔又出現了，你曾經那麼熱心誠懇的引導我，教導我，常常指示我去走生的路，我卻無知地辜負了你，使你含着滿肚的委屈離開了我。我多慚愧啊！啊！一明！我當時是多希望你真能出現在我眼前啊！我想，如果你再來了，你一定會幫助我，指示我，使我脫離這種生活，使我重又走上新生的路！

①「水衣」即是很粗糙地縫製的便衣，在衣攤上平價出售的。

「但這只是幻想罷了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你恨我，你厭我，說不定還看不起我。我覺得我實在不配做你的朋友，如果你真出現在我眼前了，你看見我所過的這種糜爛生活，那將使你多痛心啊！」

「今天，我意外地遇見你，我是多麼高興呢，我沒想到你竟躲避我，不願和我見面。我知道，你不願見我是應該的。即使你永遠要討厭我，恨我，輕視我，我也一定要把我的事告訴你的，因為除了你，我即使有滿肚子的辛酸，我又向誰說去？一明！我知道，我有今日的遭遇，完全是我自己的錯，我不能怪誰，但你從前是那麼關心我，愛護我，我想你一定是會原諒我的。一明！你說吧！你能原諒我嗎？你只要說一聲，告訴我說你真原諒我，我就快樂了。你說，你說！……」她滿眶是淚，雙眼炯炯的注視着我，懇求地說。

「我原諒你。」我的眼也濕了，我趕快背過臉去，兩手緊捉着一根樹枝。我不敢看她。

「啊！一明！你真能原諒我麼？」她緊緊的把我的雙手捉住。

「我原諒你。」我重說一次。

忽然，她抱着我的肩膀，把我的臉轉向她。

「一明！你得幫助我。」她說。

「我能幫你甚麼呢？」

「你又忘了，剛才我還沒有把事情告訴你以前，就已說過，我把事情告訴你後，你要幫忙我的。」

「你並沒有說要我幫甚麼忙呀！」

「我對我目前的生活感到厭倦了，我不喜歡看見那些奸邪的嘴臉，我不喜歡到那些齷齪的地方去，我要脫離那罪惡的場所，我要和其他的女人一樣，過正常的生活！」

我聽她說出這樣的話，心裏非常興奮，快慰。我知道，她雖然走錯了路，可是，她還是那麼年輕，如果她自己能知道那是死亡的路的話，她只要急早回頭，她的前途還是非常光明的。然而，我卻又是懷疑，這只是她一時的衝動，所以我再試探她一下：

「你現在的生活不是很好麼？吃得好，穿得講究，供你使喚的臣子多的是。我想，你實在應該爲目前這種寫意的生活而感到滿足了。」

「一明！我求你不要再說這種話好嗎？你太殘忍了，你剛才說你真原諒我，你對我

還說這種話，就表示你並沒有原諒我啊！一明！你，你多使我失望啊！」說着，她又哭了。

「麗珍！別哭了。我是跟你開玩笑的，我聽了你告訴我你的事後，我已知道了你的一切。你走錯了路，你自己在還未走完以前，能知道那是錯的路而毅然回頭，去走那條好的路，那麼你的前途還是很光明的。這半年多裏頭，複雜多彩的生活考驗，正是一個難得的好教訓。老實說，當初我搬走時，我委實太恨你了，我覺得你是不值得同情的。

如今，我又不得不改變我的態度，你到底還有着良善的心靈，你到底還知道甚麼是善，甚麼是惡，不平常的生活經驗，已經使你深深體驗了人生，你對人生的認識，也由此加深了不少，這正好作你將來生活的資料。麗珍，你還年輕，這種糜爛的生活是要不得的，作爲你的朋友的一份子的我，非常高興能夠幫助你脫離這種生活，去開闢一條新生的路，創造一個更豐富美麗，更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生。從前，我也曾盡我的能力想把你從魔掌中救出來；可是，我的力量太薄弱了，我失敗了。現在，我同樣的願意幫助你，我想，這點忙我是能夠幫助你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！一明！你這些話就是我所喜歡聽的話了，我從有生以來，不曾聽過像你現

不是假的，啊，對了，一明，你對月……
「甚麼工作不可作呢？只要不是出賣靈魂，對自己，對人羣，對社會有益而又是你所能勝任的，我都贊成你做。」

「那你替我想想辦法吧。」

「當然。」

這時，公園裏的人已很少了，看看時候已不早，我們又談了一會閒話，我就送她回去了。

工作不是容易找的，尤其是適合女孩子做的工作更不容易找。我去找過許多朋友，

他們雖然都樂意替我打聽打聽，可是一直找了一個多月，依然沒有結果。
最後，我記起了我從前的房東陳太太的那個在戲院售票的妹妹。我想，看樣子她的交遊倒是相當的廣闊的，對找工作的門路，她或許較有辦法。

於是，我到她工作的那間戲院去找她。

這三篇東西，都是當時有了很深的感觸，在腦袋中孕育了好久才動筆寫的，儘管自

我到達那裏時，正值戲院將開映的時候。因爲所映的是好片子，每個售票處，都早已掛上了「滿座」的牌子，我猜想她的工作大概完了，所以和守門的「孟加里」交代了一聲，徑自到會客室找她去。

果然，她正在那兒悠閒地看着報紙。

「劉先生！是你啊？我還以爲是誰呢！」

「沒想到吧！不會打擾你吧？」

「說那裏話，請坐吧。」

「不坐了，我有點事想找你幫幫忙，你如果不忙的話，我們到外面談談好嗎？」

「好的，我們到對面茶室去吧！」

到了茶室裏，我們各要了一杯茶。於是，我把麗珍託我的事，簡略的述說了一遍，

然後補充地說：

「站在朋友的立場來說，有了困難，大家就得互相幫忙是不是？我總覺得賣抱這一行業，是不適合她的，現在她既然有拋棄這種生活的決心，我們總該幫她點忙，替她想辦法才是，你說是嗎？我想，你也是她的朋友之一，你一定樂於幫忙她的吧？」

「劉先生！你的話很對，我知道她去當舞女後，也真替她難過，可是，她能做甚麼呢？」

「譬如說和你一樣，做個售票員不也是很好的麼！」

「售票員的薪水可低得很呢，可不知她願不願意幹？」

「你放心好了，我都跟她說過了，只要能夠維持得過生活的，我相信她沒有甚麼不願意的。」

「那倒容易說了，我替你打聽打聽就是，我想，大概是不會太難的吧。」

「那就拜託你了。」

我別了她回來，心想，聽她的口氣，倒像是相當有把握的，但願真能早日替麗珍找到一份工作，使她能早日得以安心就好了。

兩星期後，秀雲（陳太太的妹妹）打電話到學校來，告訴我說麗珍的工作有頭緒了。

在離市兩英里多的一間戲院，正想找一位售票員，如果麗珍有空，明天早上她就可

以陪她一道去接洽。我聽了真高興的不得了，還有二節課也不上了，踏起腳車，就到麗珍家裏去。一進門我就告訴她說工作找到了，她明天可以去商洽，她也高興得緊捉住我的雙手，情不自禁的大跳起來。

「一明！我又可以重新過正常的生活了，我多高興啊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一時也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只咧着嘴，凝視着我面前的麗珍，心裏在暗暗祝福着麗珍的新生！……………

一九五五年九月初稿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重修稿

後記

打從念初中起，我就跟文藝書籍結了不解之緣，心中有了感觸，常常不知不覺的會提起筆桿，發洩發洩。就這樣，近十年來，自己確也塗寫了好多稿紙，但自己以為「像樣」的就已不多，要說是「非常滿意」的，就簡直是半篇也沒有了。雖然如此，對於自己所寫的東西，却不免存着一份偏愛，那主要的原因，大概就是從自己所寫過的東西中，很容易在那兒找到自己各個時期的影子：這以往的影子，在現在來看，自己也確實感到，他要比現在的這個「我」，熱誠可愛得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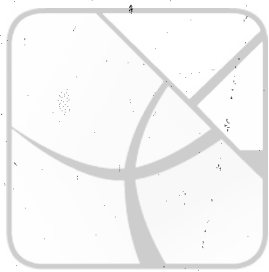
收在這個集子裡的三篇短篇，都是在一九五四——五五年間寫的。那時的我，許是太年輕了，正是「熱誠有餘，世故不足」，所以所寫出來的東西，也不免是充滿了年輕人的「熱」，我珍惜自己當時的那份融融的「熱」，因為「熱」一旦消退，就很難再追回來了。

這三篇東西，都是當時有了很深的感觸，在腦袋中孕育了好久才動筆寫的，儘管自

不已能對它們感到滿意，但却十分珍惜他們，因為它們是我當時真實的感觸的活的紀錄。其中「麗珍」，更是為紀念一位經已遠離這兒的全學而寫的。

這個集子的出版，承蒙一些寫作界的老前輩們的諸多鼓勵，並蒙青年書局主人陳孟哲先生不棄，將它收入「新地文藝叢書」，我是應該在這里特別表示感謝的。

一九六二年正月



新地文藝叢書

方 北 方
 恆 城 七 十 二 小 時
 (中 篇 小 說)

洛 博 世 家
 (小 說 集)

李 星 可
 亂 世 春 秋
 (電 影 劇 本)

李 汝 琳
 艱 險 的 行 程
 (散 文 集)

陳 友 全
 筆 友 專 家
 (小 說 集)

劉 星
 界 線 以 外
 (小 說 集)



Published by

THE YOUTH BOOK CO.,

363, North Bridge Road,

Singapore.

Printed at

HUNG LUEN PRINTING CO.,

232, Ma Tau Wei Road,

Kowloon, Hong Kong.

定價 M. \$ 0.80